

漳州府志卷之三十一

藝文四

記

鎮海衛鄉賢祠碑記

張

岳

惠安人  
總制

景泰天順間布衣陳公翠渠周公二先生同時產於鎮海皆以學行有聞于天下二公蓋為聖賢義理之學者嘗聞布衣少食貧業作末藝一日遇鄉校聞講中庸戒懼謹獨若有會於心者遂棄其業從之既復讀大學格物致知之訓知其與中庸相發明又知其工夫真切不越乎敬之一字故其學以默坐澄心反

漳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

一

躬踐履為本於章句文義蓋有不數數然者翠渠自業舉子時已不安於俗學之陋其學自六經四子天文律曆字畫及方外之書無所不究而每以辨析精微洞見本原為歸宿之地蓋二先生之所自得及其從入如此布衣未嘗仕也成化中徒步詣闕下獻所為正學正教等書直欲變一世學術人才以歸諸古非止於徑約而不適用者翠渠廣德之政有循吏風晚年仕頗偃蹇即投紱以歸淡然有以自適也其所存可知矣鎮海故戎壘自二先生後人始知學至為立博士弟子員以教養之而祠設未舉無以致其向





往之意嘉靖乙酉一齋豐先生熙由翰苑謫戍是壘  
常舉二先生之學爲學者言之旣又以祠事言於提  
學副使吳公仕牘具而吳去任越數歲兵備僉事謝  
公汝儀乃舉行之命指揮使徐侯麒度隙地爲屋三  
間並祠二先生顧戎司事力鮮薄廊廡儀觀多弗克  
稱一齋又斥其月餼得金若干以佐其費旣成馳書  
于岳俾記之岳之先世蓋嘗講于翠渠者而布衣之  
言論風旨亦嘗竊聞其大略如此當二先生岿士大  
夫以講學有聞者多矣爲說皆務高遠考其要歸能  
無憾于後學者蓋鮮獨二先生之學粹然本於考亭

漳州府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二

無議也昔朱子有言曰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有尊  
德性道問學兩事爲用力之要然學者性質趣識不  
能盡同大抵多因其所近者而入誠能兼取二先生  
之所用力而反之於身以審其先後之端如病者用  
藥陰陽寒熱期中病源而不至于偏勝則庶乎有合  
於聖人之行無愧于一先生而一齋拳拳倡勵之意  
亦可以無負矣布衣名眞晟字剩夫泉人翠渠名瑛  
字梁石莆人初設壘時調二郡之人戍守之蓋守者  
子孫云

分守漳南道題名記

吳之望

分守道  
京口人



漳南分道始以巡臬監之治汀州惟以時按部至漳而已漳之有監司專莅自巡海道鄞縣謝公始也其以藩叅駐則自豐城范公始也自後歷諸暨駱公雅州甘公鉛山費公餘姚鄒公凡五政而署之題名尚缺周公亟欲圖之會遷去不果其明年余始來莅事則郡業礮石以請余惟閩土西界江廣道轄二郡漳濱海東連福溫杭蘇以望成山碣石之墟西通廣以浮于瓊厓會蠻夷之琛列重兵以司海禁海有寇必漳土豪滑爲之媒若漳人還定安集寇則衰少汀山阻險隘在江右閩廣之交民易爲寇則虔臺之所由



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爲政者恩威行于一時而是非毀譽歷十數年而後定往往其人去矣而人指之曰某也是某也非某也賢某也不肖轉相傳授衆口合詞如在目前噫其亦可畏也夫余故哀次自范公而後履歷姓字去來歲月勒之于石而虛其左方以待來者用終鄒公之志且以示觀省云萬曆二十一年秋八月之吉

新建雲霄石城碑記

周 宣

雲霄在漳州郡最南境北去郡南由南詔入潮各二百里林菁深蔚瘴海外浮故多盜其地在唐爲郡城漳州府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四

民淳物阜盜至先及焉正德嘉靖歲繼患侵掠時布政使陳公錫副使范公求鑿用義民吳子濡等建議築城以扼要害知縣周君仲縣丞余君經續上其事於巡撫潘公希曾汪公鉉巡按劉公廷篔聶公豹咨布政使錢公宏按察使周公用守巡謝公顯儲公洵咸允遠圖兵備僉事謝公汝儀知府陸公金乃躬蒞相高下廣狹之宜而規畫之其程督則同知張公遠周君仲以授訓導彭潛典史錢文華而屬子濡專理之也城砌以石高丈有八尺馬道實以土廣如其崇之半環以丈八百二十有五西北附山東北阻谿以



爲隍空衢之衝爲門門與樓四窩舍十有三凡糜金  
錢四千六百緡有奇出諸推督黃君直市淫祠之積  
子濡與其兄子玄等以下若干人量貧富損資以足  
之輸力六百日己丑夏始以及庚寅冬也役將竣功  
適僉事梁公世驃至董厥成焉雉堞屹起嵬然壯觀  
則控粵屏閩之地有金城湯池之固而狐寇潛行草  
澤中者睨視雲霄真如天險之不可升矣仲等喜民  
有完堵乃具書令子濡謁記于予予惟易重設險而  
尤以傷財害民爲戒是舉也勞而能佚得使民之道  
焉費不及奢得用財之道焉因山谿以爲城得設險  
漳州府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五

之道焉是皆可書已有城以爲固又得人和以守之  
是方之人吾見其去草動之虞而就絃誦之樂因守  
望之親而興禮讓之風矣雖然禦寇之有城猶捕獸  
之有機穽也無獸而爲機穽則機穽爲長物獸至而  
圖之無及矣繼今莅茲土者無以是城爲長物哉初  
議之興也予道是入廣嘗力贊其決適成也予又再  
至故爲之記特詳焉

長泰縣常平倉記

唐堯欽

太僕卿

夫民生三代而下其命之制于天也豈不信哉余壯  
歲登朝祇役四方今老矣大都見郡邑之爲政者工



簿書飾厨傳暇則葺樓亭興神祠蓋若此者多矣至于民生大命爲緩急救助計者拱手熟視不一出力問之云三代漢唐之法其宜于昔者今皆極弊不可復乾溢卒至民號呼以死則又諉曰天實爲之由今觀之天耶人耶其果不可復抑未有以復之者耶余謂行之而得其人處之而有其法藉令其出於秦皇漢武之制調停補葺不幸有急猶能有救而况常平義倉雖其議於漢唐諸臣實祖周人委積遺意朱子社倉倣而行之亦既有效孰謂其不可復哉泰故漳舊邑也常平倉自昔未有復者復之自今郡理龍公

始邑侯盧君一日造余曰泰廣袤十不當旁邑之三泰賦額三足當旁邑之七民詩書耒耜賭且盜爾無所資什一之利故泰所需于倉視旁邑尤亟昔者龍公至令而民曰爾賭爾盜爾石而助我有籍其亟更而業無擾我耕讀不者死閱而城曰是女牆低圯守望何藉其亟築訓而兵曰是將定反側充差捕而百之人何兵之爲其亟增已而思歲有饑穰何儲蓄之與有詢故老有城隍故址先議置而輟曰是足供吾事脩而蓋藏環而牆柵捐而緩金買而穀石邑薦紳與民有力者佐之厥鑰東西充然盈物顏其扁曰常



平蓋公莅泰不兩月而蠹民者衛民者食民者次第  
興除常平又其利之博者願一言以彰公之明伐唐  
子堯欽曰夫以泰之民之將永席于公之澤也以公  
之異于世之爲政者也以欽不佞之獲附一言與公  
不朽也藉侯不命猶將勉况有侯之命在旣叙次其  
語則復再拜稽首而言曰天下事叔始之難而潤澤  
之尤不易也夫漢唐之常平國家之預備其制一也  
談常平者曰宜當社不宜郡邑蓋雖朱子亦爲是云  
余曰非也有司而賢乎將薄海利弊盡知之何有於  
封域之內如猶未也置珠桂之品於荒野僻谷之處

弊始甚爾且夫自昔爲常平者散也取二分之息斂  
也與正賦俱徵國家預備雖其貴放賤糴者同而以  
贖緩不以息錢者異則寬於民者又厚矣而行之卒  
不效何也余以爲邑有繁簡而緩因之上官督促太  
密郡邑罄俸資以賠安所得糴本焉其或有糴本矣  
緩民糴而急私橐不爲糴則倉雖存而穀無也弊一  
穀價與時貴賤役人倚市爲奸本賤也而貴估之未  
荒也而賤散之不者民饑于途粟朽于倉知其入不  
知其出則穀雖存而濟寡矣弊二常平專備賑饑取  
于民者還以予民也有如藉法行私名爲公糴實充



他用給散之際聽憑書吏得粟盡衙役與其近郭能自達者貧民不沾龠合之惠則簿書雖具而不平甚矣弊三昔者趙閱道在越州前民未饑先問民能自食有幾當廩於官有幾庫錢倉粟可發有幾富民可募出粟有幾余以爲今郡邑宜倣此意先於保甲中審識上戶中戶上貧中貧與夫忠實可用之人臨時委用給賑先窮鄉而後近郭先上貧而後中貧不以公廩供私用不以無事緩蓄積荒歲減價而糶頻年挨陳而支夫然後法行而無弊制畫而可久是惟公復倉爲民之意後之人見其行之果有效而法之果

可復也將又有繼此而起者矣如其議之者曰吾嘗復之云爾記之者曰吾嘗記之云爾則今日之常平猶之昔日之預備也國家預備之建徧天下豈獨少一常平而已乎其斯惟公與侯之責朱子行之建州復請于朝頒之天下當其日實惟劉汝愚父子左右其間亦嘗病世鮮其人而感歎於所遭之不易今幸世有如公與侯慨然有志制命之道苟其生同斯世而不勉焉其成斯政敝民也其斯惟鄉人士君子之責公名文明永新人侯名洪遠東陽人倉建于萬曆辛卯四月又二年欽爲之記



長泰縣清理雙圳陂碑記

漳之屬縣長泰之東北鄉有儲水之陂曰雙圳者宋理宗嘉熙元年丁酉邑人陳耆之所築也自丁酉距今蓋積歲五百三十有二矣世遠制墮旁近奸民有盜墾爲田者其裔孫草訟於令爲之履勘清理具圖譜列顛末來請記以文譜載者在理宗時以彰信人和二里之田歲苦旱與妻顏氏謀易已田以興水利寶慶二年得請於朝嘉定元年陂成按史嘉定元年爲寧宗改元之初是年戊辰也寶慶二年爲理宗卽位之二年是年丙戌也自戊辰至丙戌相去十九年

漳州府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十一

豈有得請於後而告竣於先者蓋理宗四改元爲嘉熙歲在丁酉其訛熙爲定無疑而譜失之郡縣志復失之甚矣文獻之難徵也譜載水來於珪山之麓隨所注屈折規堰寘牕爲陂塘三十六爲圳三百有奇上闕彰信之烏石潭下匯人和之歐馬溪以入於龍津大溪縣所由達郡之河也設陂長時啓閉共漑二里之田萬餘頃按縣所勘圖其創陂之始自烏石潭引水至上苑社陂曰雙圳自雙圳而下至古倉社陂曰開禧遂分而東西流東陂爲陳坑爲陳塘爲田仔爲洋爲長背爲蓮塘爲陳洋爲大夫坊西陂爲上源



爲竹木爲後溪爲湯湖爲洋溪爲山重爲羅鼓爲新塘計陂十有六而合流於歐馬溪今土人目曰十五戶陂者山重崩而廢其一也譜志皆曰雙圳陂者從其施工之始而名之也凡雙圳以下之水彰信受之陳洋以下之水人和受之羅鼓新塘之水二里均受之由陂而醜圳由圳而沃田所被二十餘里旱得以蓄而澇得以泄皆耆功也故廟食以報焉今東陂尙如故而西陂之山重旣廢下流湮塞羅鼓新塘俱涸耆廟亦圯且譜志皆載陂塘三十六可勘者見存諸陂耳餘卽陳氏子孫不能指其處微今日之清理久

益不可攷矣夫奸民之盜爲田者徒覬目前之利田增陂隘而水無所儲偶遇旱澇則二里之田胥病是益一已而損及於萬家農之蝨賊也令理出盜墾卽責以挑復且倡營耆廟立石垂久可謂能舉其職嗣今有踵而修濬耆縣爲請獎盜墾耆陳氏子孫暨陂長皆得訟於縣荷校以儆後之令茲邑耆視此然東陂治矣而西陂之羅鼓新塘猶塞則雙圳陂之水利未全復而二里之農尙有向隅今豈無慕義如耆耆是在爲吏耆有以勸率之白渠芍陂成自人力此余所望於賢令長也令涂姓坤名江西靖安人以鳳山



丞權知此縣余既爲記并使鑿清理弓畝之數於碑陰以誌後云

乾隆十三年歲次戊辰仲秋八月朔巡撫福建等處地方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職一級紀錄二次晉陵潘思榘撰

漳州府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又八下



龍邑侯袁公水利功德碑記

石應岳

龍巖尚書

漳內縣爲龍溪十一都其一大都會也人民田作少  
逐末畝田萬頃土高水涸地不井鑿舊制從石碼阮  
家埠濬一港接北溪水脉經蘆沈入雲梯橋涉瀛州  
灣折坂頭東山南坂塔尾林下浦邊園頭象坑等處  
山前山後延袤小港三十四條圖十有五戶里之長  
一百四十錢糧四千有奇並資河潤灌溉充賦日用  
饑食渴飲取挹其中此三十餘條之水道並原本石  
碼運行自蘆沈關係良鉅蘆沈以下則爲普賢下埭  
龍溪嘉靖間月港稱亂分設海澄縣舊有普賢河是

漳州府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九

爲九都地引九十九坑水泉蓄洩滋灌亦各其利也  
所從來久遠已今年春澄民劄議於蘆沈分濬港一  
條透普賢河夫蘆沈水出入處也普賢地又善下蘆  
沈分洩水皆下瀉環都三十四條之支流盡槁壤矣  
都民號慟欲死得請分守高公停止澄民勿濬以郡  
貳守杜公往視杜公方正私不可干還白濬港不便  
屬高公京行急議且閣袁侯以官請於是郡守方公  
奉撫臺徐公命親履畝距川侯親爲導會天雨袁公  
乘兜子徹帷蓋雨霏霏下沾冠及衣頂踵髮膚皆濡  
侯色不動也舟行則泛小舠隨方公舟所至指陳要



害甚悉方公既熟察害狀爲調停議就港口濬之名  
接溪潮不就腰脊貫穿上觀察程公報可都民乃得  
聊生都縉紳蔡宗周張廷榜弟子員蔡國璋徐明等  
鄉約洪思寬索記於余圖勒石焉侯聞遜謝都人民  
凡三謁余曰吾儕自爲策也舊無記載上人趾踈草  
野利害莫得而考也用有茲變非藉吾仁父母吾屬  
旦暮且斃是宜垂不朽余聞言惻然援筆爲之記是  
舉也撫臺徐公觀察高公程公守方公貳守杜公後  
先主持而當勘議築舍民情危湧時苦心焦肝櫛風  
沐雨不避辛艱侯深矣侯諱業泗江西宜春人萬曆  
漳州府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十

戊戌進士而邑貳黃文煜羅定人邑尉沈應鍾山陰  
人樓元俊諸暨人邑史應瑞豐城人同心協贊例得  
並書

免雲霄鎮稅記

林

紹

漳浦副使

漳浦無礦亦無稅邇者礦使浮慕金浦之名剝開權  
塲于雲霄鎮市市民以該鎮距詔安百里詔安已稅  
雲霄復稅民日擔負魚蝦薪米之末僅售刀錐安論  
餉課于是驚擾久之白晝揚旂一夜深舉火舍人  
倉遽歸報中貴人怒髮上指幾爲王侯累侯慨然曰  
臣以無罪待罪銅章倘得爲民弭患從貴人逮係歸



鄉里民職塞矣于是市民感奮爭以其行貨居貨日  
占歲率攤錢百緡輸之官徑解內監無令別遣材官  
重擾民為議上撫臣臺臬嘖嘖異之侯又上言曰夫  
浦邑之有雲霄猶全閩之有漳浦也先年倭饒煽亂  
鎮人負其魁傑之氣開關延敵賊人大劊至不敢城  
下彎弓微獨浦邑賴之即全閩亦賴之矣今若起稅  
勢必凋疲蕩析在目前無過九牛一毛之利一旦東  
南有警是我且自撤重門彼必別生內變甚非鎮守  
自為桑土之計也中貴讀侯危言且咤且怵坐稅百  
緡旋亦報罷噫侯之遇事慷慨籌慮深長類如此君

漳州府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十一

子謂侯之惠全浦雲霄鎮其一也其惠雲霄鎮議免  
稅其一也鎮人立石以頌侯瀰瀰之德有以也夫

康熙

丁丑春有巨帥遣其爪牙士開魚行於雲霄蓋私稅也發示到縣知縣陳汝咸力持之封還其示且上書巨帥開陳切直帥尋悟得不行此事與王公後先媿美而雲霄人不知也嗟乎一雲霄鎮也中貴人欲稅之於前巨帥欲稅之於後實皆本地奸民為之勾引耳向微二公保無鋌而走險哉後之為政者尚其稔諸王公名猷與陳俱四明人

### 寧洋縣社學記

楊繼時

寧洋令

寧有社學自余始或問其故曰前開縣初已建學處  
生徒矣此何以設哉予應曰彼以育成材也記云人  
生八歲始入小學則今之社學古小學也可無設哉



矧寧洋割縣僅僅十餘年昔為盜賊淵藪彼赤子弄  
兵潢池何無良至此噫不學故也學之道始童穉  
逮壯而學且教焉悲習慣若自然無及矣彼易牯黃  
牛禮禁未發皆是道也通乎此說則知教之方不在  
壯盛在童髻有司教責者寧嘿嘿已耶予叨令茲土  
知民之無教又知無教之之所因縣南隙地構屋一  
廛為社學仍擇師教習陶染性真或可銷獷習而鼓  
淳風矣是社學可無設哉或曰設則設矣上列魁文  
下備大士像得無語神以惑民邪豈吾儒雜之異端  
邪噫是難與語作者之用心也上祀魁文二宿斬天  
漳州府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三

佑下民毋論成人小子咸輔翼之俾臻至道下祀大  
士像從俗也從俗志不廢也况當肇造時里民有不  
募而捐資以助者後就頽圯彼將曰此保惠一方社  
也脩而葺之無難作者用心如此爾若曰吾教民有  
地矣吾能教矣吾何敢當

縣志書後云嘗讀社學記而嘆楊公之為慮遠也祀

大士像既以從俗而志不廢矣曾幾何時竟以移祀  
觀音而廢社學乎然社學廢而是記不廢猶使人因  
是記而得其所用心故王公踵建于周公祠之前蕭  
公復建於普濟殿之左皆此志也迄今共學書院之  
設則規模似更弘遠矣

### 寧洋重脩儒學記

黃以賢 閩縣人

僅及一紀文廟學宮規模略備然縣占萬山中巒嶂



合沓風雨獨多築田作邑地善濕潤是以基址傾圮材木易朽師生栖息時罹疾疫方位之失宜形勝之偏側未論也南海鄧侯下車瞻視俯仰慨然于中諸生有進而請者侯是之私念曰先民後神致力之事也先養後教爲政之經也乃議法革蠹輕徭平稅不再踰年近悅遠來民則大和乃繕城垣以峻其防疏壕溝以流其壅正壇壝以理其幽創橋梁以鎮其渙道路公館百廢俱興於是諸生復申前請侯曰吾不忘也迺關白郡守劉公轉達代巡商公巡海吳公咸報可遂相地攸宜移學與縣治並文廟聖祠講堂齋

舍門廡庖庫以及池垣布列開鑿斥賣羨地以充其費僱傭閒居以供其役不動官帑不勞百姓三閱月而功告成巍巍翼翼鳥革翬飛雲霞輝映山川生色赫然改觀矣乃哀諸士而告之曰夫聖人之道猶天然出王遊衍何非天學者自居室以至處鄉國朝廷自洒掃應對以至於聞天道窮性命體道事天之實固不待瞻闕庭而起敬造宮牆而易慮然有所恃而後畏有所感而後興羣之而使親則敬業而樂學作之而使奮則遜志而時敏則是學宮之設夫固祖宗範圍裁成之要道有司所當謹守不可忽也雖然新



學宮有司之事自新其德以新民物者伊誰之責哉  
位育極功本於中和堯舜之道盡於孝弟故曰塗之  
人可以爲禹而况士之誦習孔氏涵濡聖化者乎通  
經蘊籍存之爲忠君愛國之心而發之爲光明正大  
之業使有司得藉所官守以無忝於天子之任使不  
亦幸耶諸生唯唯退學博洪君暨諸生陳思齊曹可  
久輩謂賢再遊其地稔悉顛末乃走書以記文見屬  
賢何爲文哉顧君侯之用心旣勤止矣其詔士之言  
亦諄諄然備矣賢又何言聞嘉靖間割南平諸縣置  
大田近又分大田畝里入寧洋則二邑封疆亦相聯  
漳州府志卷之三十二 藝文 古  
比不甚蔓遼邈也大田初置人文未振逮今田公高  
科接踵而起巋然冠諸上流蓋山川之運閉啓有時  
爾賢視寧洋山川環麗峭拔詎出大田下豈不能孕  
靈毓秀鍾爲瑰奇博浹之士以重寧洋於西南以答  
侯數年經營之心哉殆必有其人行當見之矣是役  
也學諭洪君彩署學事司訓林君如祉先後相其謀  
典幕黃君萬董其事有成勞焉其他延袤間架步武  
丈尺別載碑陰

新亭水利碑記

蔡文

龍溪副都

出龍溪縣東五十里厥地鹹鹵民艱於稼穡逐於商



賈終歲所奉仰給於四方者六八都也西起月港東  
抵浮宮數折而南而西外障鹽潮內蓄淡源俾禾黍  
不傷農人得業者昔人所爲官岸也邇年淡源漏泄  
鹹潮復浸小有旱荒輒爲民患則貪頑嗜利於官岸  
新埭而木石涵也合涵大小三十餘口而盡塞之去  
今之敝存古之利請於官司杜絕害本則養齋先生  
悉心於鄉垂仁德於無窮也始先生之議曰夫所爲  
此者知一人之利而不慮萬人之害也今以萬人之  
公攻一人之私於義其可夫鹹潮之來防如盜賊而  
敢縱之淡源之積藏若珠玉而忍棄之鱗介之利孰  
漳州府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五

與穀粟之珍隙蠹之漏甚於江河之決失今不救是  
棄膏腴爲鹹鹵也救之則變鹹鹵爲膏腴也於是倡  
率舉事彼不敢怨而此蒙其利故天下事患不肯爲  
未有爲之而無成者先生以遼王傅退休居其道德  
仁義能率一鄉之人而鄉人疑有不能斷力有不能  
任者皆請於先生而後得也古有鄉先生者生以尊  
於鄉沒以祭於社其是之謂乎斯舉也請而報可者  
分守萬公分巡梁公提督水利黃公若通判徐公則  
來蒞茲鄉而首役也向義耆耆老劉公晦陳曰甫等  
而請余文云



郡倅呂侯復公溪脩城記

劉庭蕙

漳浦學使

按雲霄之有鎮自正嘉年昉也鎮故名懷恩古縣地  
迄南距椽林延袤數百里深林叢莽羣不逞多嘯聚  
其間迤東嶠埔山竇菁番獠獍時出爲寇鄉導而直  
北第一關以外蜿蜒盤鬱人烟寥絕行李畏塗蓋居  
人目攝爲三險云夫三險者政屬浦詔平之衝而去  
邑遠三部之氓多雜處茲鎮凌囂詬誅不能裹糧白  
公庭於是强者無憚文罔而弱者輒俯首受吞茹以  
爲常昔嘉靖辛酉饒寇內訌弊皆繇此以故鎮且置  
尉其地加嚴焉就近彈壓勾攝讞決得以一切行事

漳州府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六

權綦重矣顧前此來鎮者非厭棄涼澹則復蘧廬視  
之經年無所建白爲民庶興一利釐一蠹徒有其名  
而止爾予去歲道出雲霄見三邑部民青衿而楚楚  
者緇撮而樸茂者糾笠而屨羅者羣聚于當道管大  
夫之門上頌牘願尸祝呂使君也者以永棠思管大  
夫嫗媮受之且曰予業有聞矣爾儕月旦洵不爽是  
可爲將來賢使君勸也蓋予不佞退而遍詢其治狀  
縷縷不可指詘而繕耶鄣一節則百餘年以來所未  
及叙始福利也嗟嗟使君得其大矣鎮故有公溪爲  
豪家專據者若而年萬曆二年有陳姓者出而與爭



蓋亦野兔競逐之意讞書上斷從公採取返其私據  
于今案墨尚鮮立石館鎮如新也而郵胥土著表裏  
爲奸敢於骫法倏禁倏奪不啻蔑視爲故紙侯至會  
鎮民以散佃繕城請慨然主其議爲申達于部使監  
司其略曰溪隸雲鎮爲民間利長遠矣地有悍豪方  
某實奄有之今已下令悉追出以佐脩城之需歲餉  
不闕其供埃城竣之日更議焉諸大夫僉署其牘曰  
可其歲所侵粒往者置勿詰嗣犯以麗于三尺不宥  
也至是郵之奸胥鄉之豪民公亦毅然有以討其橫  
而執諸瀟且也繕郛緝雉業有藉資將纍土殖殖起  
漳州府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七

矣向微公柄議其上誰能爲我父老子弟立不拔善  
建哉侯家世多名卿鉅公而處之澹如布衣蔬食不  
炫鄉閭用能綜繹諸政務猶其家節約也而民庶戶  
誦而尸祝之也有如嬰兒之戀乳哺不能一日輟而  
忘也非閔於家學而湛於道德仁義能致然乎侯名  
繼榎字思楸起家乙酉鄉進士爲瀾之新昌人

銅山朱文公祠記

俞士章

漳南道

余以替發舟師至銅山故事先謁文公祠見巨浸當  
前高峰奠趾萬家春樹斐亶指顧間美哉洋洋乎乃  
棟宇亦新落成者蓋二十三年七月十九日爲颶風



淫雨所傾學博周涓率弟子員游嗣熙方秉禮唐成等上其事於縣楊令材聞之府二千石維嶽聞之大中丞金公省吾直指使徐公兆魁及余余下之府踰年而工始竟焉規樞雖未宏麗而亦自嚴整於是進弟子員而問之曰是何昉乎曰嘉靖五年前大叅蔡公潮鼎建之大中丞殷公從儉明訂祀典行詔貼祭大中丞趙公叅魯躬具瞻禮所從來遠矣余曰當今談道者動與朱子相難極而治博士家言者亦好爲異說以姍笑成註爲高爾諸生顧尊其廟貌何也諸生唯唯若無所堅決於其中者余曰此天假靈於爾

諸生聖學之幸也王章之幸也大抵朱子之學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居敬則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今之談道者以見成爲體自然爲用少加思議輒以爲人天少趣嗟乎葦渡氏之典余亦嘗涉獵尚有三根兩宗諸妄作爲輪法夫已氏所云胡爲乎來哉夫人性固善而氣拘物蔽寢失其初故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運世下衰顧欲人人皆堯舜而陋湯武於不足法乎余以爲朱子之學生知安行者從之工夫本體合并並作而道力愈堅學知利行困知勉行者從之分析節度漸次累進果其積力久如曾



子不慮解脫之無其人也不然草駒少不習羈絡其不至橫奔直突也幾希自古帝王開國必創立法制如夏尚黑商尚白周尚赤豈赤果不可易以白白果不可易以黑乎夫亦以此定民志令無相僭越今朝廷制科以朱子註爲殼率固以其集諸儒之成亦尚色之類也輕趨少年率他用繆巧主司亦奇其才而漫爲薦達噫事不師古使承學無有信鄉是亂民也倘文法吏執制書相責問不知何以置對爾諸生獨於朱子有鄉慕豈將排衆說而挽之正歟故曰聖學之幸也王章之幸也雖然今天下土木之役竭於二

氏百姓四壁不蔽風雨而琳宮寶刹漂碧鑿金亦能具衣履作六通九靈弟子相然試叩其中之所存虛無耶寂滅耶余願爾諸生周旋此鐘簾進而求之則可耳諸生曰此削而卧於廡右者卽碑也乞余一言以記之余因以所語次命勒之石爲記云

龍溪縣重修儒學記

王志遠

漳浦布政使

龍溪自有學宮來凡幾脩葺矣其近而足述者一脩於嘉靖丁未歲叅政王公慎中爲記一脩於萬曆戊寅歲中丞蔡公文爲記皆其盛者也歲庚戌計侯治龍溪之二年德施鴻鬯莅視橫舍或渝且陋念非吾



在事一新之不可遂謀於博士郭君輩鳩工庀事其  
日力始季冬畢中春其脩飾自啓聖之祠文廟之殿  
廡講堂齋舍櫺扉周垣罔不縫其闕而賁其陋其用  
物計白金百有奇蓋計侯首捐俸錢次者博士次者  
諸生若呼邪許而羣力響臻以故帑不詔金錢民不  
知畚鍤而宮牆煥如厥功茂焉適志遠以入賀竣還  
里門友人蔡生大綸等相與徵予記蔡生中丞公子  
也則以先民有作謂予其嗣響志遠滋氣索不敢任  
既再四辭不獲因繹嚮者二公之言而有私論也蔡  
公大旨欲士祖孔氏而宗紫陽黜詞章富貴之習而

漳州府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三

兢兢於德行道藝言皆謹正而王公動色相戒鯁鯁  
然慮士之驚其聰明才智出於蔽偏以釀其拂經賊  
德殄行驚師之旤而干聖王之誅當王公時國家渾  
灑之氣未醜學者衢路未衆而仕者門戶未分廼有  
識者爲世道人心慮恫乎有餘悲若此士莫患乎自  
多其智而有勝心夫操其勝者其行誼非高於日用  
飲食之民其學殖見地非能頓超於曩時據經守師  
說之朋也往往媯其精營務乘人而鬪捷方其擗管  
脩羔鴈業已憑霸氣而鼓偏師一旦結綬升朝一籌  
未紆二尺四寸之舊章未習也而百慮揣摩一意倚



角鷄壇結乎能人之門蝸戰酣於交戟之內澤麋可  
以披文豹之皮怯夫可以厠焦原之足自以爲聰明  
才智莫已若也而不知離跂傾側明主一寤將被之  
邑僻在海濱士之羣萃於斯無異物之遷以澆其純  
樸大都掄文則爲矛之前仕宦常居錚之後傾危之  
習鮮焉今邑大夫豈弟作人日與博士先生以德行  
道藝訓多士士第無汨沒於詞章富貴之習守先聖  
之道家脩庭獻以不負明主斯不負邑大夫博士先  
生廣厲嘉惠之德心卽所稱引嚮者王公之言可無  
漳州府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三

贅矣吾言過矣計侯諱元勛淞江嘉善人丁未進士  
郭君諱長發福建惠安人以鄉進士署教諭訓導劉  
君有光廣東歸善人陳君忠福建莆田人並有功於  
是役者也

寧洋縣儒學新創儀門記

王以通

御史

國家郡邑庠之設舊矣其後微特蹈常襲陋溺故厭  
新卽肇創無幾規制未備相沿屑越而不之顧自非  
有重根本力作興者出夫孰與改圖之寧僻萬山嘉  
隆之際始縣而學董侯僅取首事迄鄧楊二公多更  
而飾之美矣第明倫堂之左右翼促而市椽露射小



坊橫垣於儀門制大弗稱又自戟門達明倫堂傍穿斜砌尤非正路也庚寅秋下邳宋侯來之三日謁廟升講瞻及之而進二三子謀曰缺典也固吾之責哉遂與學博虞君計畫授匠而以董材役委典幕江君構坊表門廊七楹以聯于左右翼而方之塞舊達堂路而闢之於儀門內之東工成巍巍翼翼遠近爭快覩焉二三子共謀以志不忘會予坦廖子廷材之秣陵因託以記予不覺懽然謂之曰宋侯甫下車則重而士以士民之標也既重士而其知重民也勿問之矣宋侯不負朝廷設牧作人之意而二三子可自負

漳州府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三

以貽宋侯羞且宋侯亦曾揭儀門之旨乎廖子曰侯之言曰儀者宜也從人從義周中規折中矩出入以度外內知懼此門而儀之之謂也幸遭時而出此門游躋崇牕章軌貞教登世邳隆是進而居廟廟者之儀也詩所謂其儀不忒正是四國者也卽不偶而伏此門潔已明志廉頑立懦聞且興起是退而處蓬蓽者之儀也易所謂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者也士君子宗法孔孟脩養身心體用一原出處同軌無之而不可表見於世隱顯非論也嗟嗟凡余所欲言其大者侯業著之訓矣夫復何言雖然竊聞之惟學可



以適用惟學之正而後用之緩急而當始未嘗不學  
乃稍嚮用不免奪習染耽世味皇皇予私之圖舉興  
教右文之所當亟而弁髦之則所學豎耳侯故楚侗  
耿先生門下首拔士得于講論之日久以夙所傳習  
而觸之乎遭逢之偶宜其措之于用速也宋侯不負  
君且不負師而二三子有不式思自樹立以終負宋  
侯也者豈夫耶廖子曰敬聞命矣敢不申之二三子  
以敬相勸勉廖子辭爰爲序而歸之

新開九都水利碑

高克正

海澄  
簡討

姚侯治澄之三載靡枯不濡靡墜不舉間以其暇延

漳州府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三

見宇下父老澤宮弟子員廣諏利病有則以告父老  
數人趨告曰吾儕編氓隸籍九都田疇叨唵待潤滂  
池海潮不通憂貽雲漢爰稽地脈則盧沈支河在其  
上流原隰中隔僅一衣帶疏鑿濬流使渠於有豬澮  
於有窪汚邪霑足滿篝滿車是都人百世之利也敢  
以請弟子員數人趨進曰父老闕觀徒知一隅維澄  
鬻宮建在九都泮水停泓居然隩區瀝郭河流在距  
數十武彤家言宜疏活流蜿蜒而入滙於泮池予以  
闡靈毓秀蔚發文明是闔邑人士之利也敢以請侯  
曰唯唯阜民造士惟利是興時詘舉羸誰任其費之



老弟子員曰君侯爲境內任勞詎敢辭費不腆田賦  
取其圭撮足以供之母煩公帑贏也侯曰嘻未可以  
勤諸子姓胥後命屬歲丙午虵蠃爲苗侯遍零羣望  
其色焦然穀價浸翔枵腹者以澤量侯曰嘻救荒無  
奇策賑饑爲上昔范文正鳩工剏建發粟授粲其遺  
意可師也疏通水利政通其漑遂決策白之當道者  
僉曰令舉也亟報可侯躬履其地相土宜程物力令  
甫下操畚子來不啻雲集倡者敦者計工者分糶者  
屬至事事不浹旬內河告成廼議開口引水灌注隣  
境曉曉有所齟齬侯弗爲動也者第戒吾民毋郊郵

母賈禍復躬詣水湄閱張港阮港諸處始得板橋之  
上沮洳故趾水通巨浸內接舊河事半功倍遂賈全  
力用之負土塞下埭以防鹹瀉甃石爲斗門一區以  
時啓閉事旣竣侯臨流而觀之谿谷之滌漩江河之  
汎濫潮焉汐焉於枋楊灌水青蘋白芷之鄉時而俎  
豆宮牆振鐸黌序見夫止者坎流者川雲影天光若  
與階祀丹堊相爲掩映灑然色喜也已避席曰是澄  
邑之靈也中丞監司郡大夫之所俞允也薦紳先生  
之所翼成父老弟子之勞也不佞何有焉抑經始易  
令終難疏鑿難壅閼易後之人其毋忘作者之苦而



時脩滌以垂永利其不佞實式承之父老弟子員述其語以告克正曰昔魏西門豹令鄴鑿十二渠引水灌田當時人尚苦役史起決漳水灌鄴傍民大怨欲籍起夫皆其境內父老弟子也猶勃磳若是迨水利旣興鹵田化爲甘壤聖令史公之謠式歌且舞傳至漢時長吏以十二渠橋絕欲合二渠爲一橋而故老尚有思西門君之式爲不忍改者嗣後讀漢范雲治西湖詩曰史氏導漳水西門漑河潮圖始未能悅克終良可要三復其言爲之歎息以觀之今豈異也今長民者堅壁葆名重發葆功親於其身幸得無事而漳州府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三十五

以爲安侯於今已報政矣是旦暮且搏扶搖而猶孳孳焉求民之瘼興地之利始若跋胡卒以底績此其難者也是役也回天造振人文禪歲政一舉而衆美具焉矧爲而未得則若木雞有而不居則若芻狗爲天下谿爲百谷王侯其深於道也與哉若以任事之才惠民之蹟爲侯揄揚未足盡侯也侯諱之蘭直隸桐城人萬曆辛丑進士

海澄和平庄功德碑

高克正

圭海古一聚落也山川采地悉隸龍溪穆皇御極邑乃鼎建蓋於今四十載人文物力眎昔有加距邑治



十餘里谿環其東雲蓋山屹立爲邑岱宗其陽則平  
蕪一望土田錯趾名曰和平庄不佞梓里在焉父老  
相傳以是皆海墾也疏築成田磽瘠居半田賦之入  
招提爲政改邑田已屬澄而輸賦龍溪猶故旣以地  
隔常患愆期黠苾蒭與舞文者比又加賦以愚之襍  
襖之夫終歲胼胝輸將惟謹而賦仍告逋蓋中飽矣  
不佞鄉者家居目擊其弊居恒蒿目白之前邑侯清  
白龍公龍邑侯洛沙蔡公謂邑有分土政貴宜民澄  
實有民而龍治其賦其賦之不供而歲以催科貽龍  
邑憂是龍代澄任受勞也其賦之旣供而僅以厭乾

沒者之腹反厚討於我民是龍代澄任受望也夫以  
澄之民而輸賦於澄邑朝發令而夕已遍矣日高春  
而之邑中事竣而反腹猶果然民無逋負賦無侵漁  
于龍無鞭長馬腹之慮于澄無秦人視越之嫌計莫  
便於此者兩侯心亦趨是議條上之直指玄谷何公  
業已有緒而屬有所齟齬不果行比不佞起田間薄  
遊長安復讀禮歸里中父老迎不佞語曰和平庄寺  
租鄉屬龍溪者今推入澄矣鄉也常賦以外加征百  
二十餘金今悉蠲免矣鄉也驅踰恣睢追呼之聲徹  
於晝夜今夜高枕矣鄉也斥鹵之田不足糊口今以



賦省樂輸漸成膏腴矣緊誰之賜惟我父母軫念民  
瘼劑公私而擇其便調兩邑而酌其宜俾我民得安  
其業樂其居毋煩箕斂毋苦繭絲其自老稚至于世  
世敢一日而忘侯之賜不佞驪然喜曰甚矣侯之大  
有造於澄也區區寺田僅一彈丸孰利孰病詎不洞  
訾然而持議至數十年而不決者何也居位者以其  
居爲傳舍同舟者各有一瓢之心盈庭之議所由來  
矣自有侯而永賴之利以一旦成築室之謀以片言  
決不佞且以覘侯於宏鉅也父老曰吾儕小人慮不  
及遠惟嚮利爲有福願邀子一言頌侯功德以垂不  
朽不佞唯唯曰是余志也且與諸父老樂睹厥成庚  
沐餘麻卽不文何敢辭乃爲之誌而勒以銘

漳州府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七

名宦邵公祠記

馮 燧

提學副使

在令甲學使者行所屬郡縣得以釐正其邦之祀典  
俎於其鄉者或以官階門閭相借爲重若宦于是者  
非其功烈恩德入人之深去後之思誰能強之漳于  
監司故未有祠有之自仁和邵公始祠之者何以靖  
海寇之功也惠赤子之仁也又以忠猷遠畫貽安于  
百年之久也祠在郡城舊中約所其坊曰萬盈余校  
士之漳睹祠額而式謁焉讀其碑披文相質爰得公



之行事以質其遺老子弟則懽頌愛戴猶若覆庇公之宇下依依弗諼前學臣旣檄而祀之名宦矣余惟此專祠也傳世久遠卽蔽芾之棠其能保無翦伐且而前邵後顧界址弗分祝史相溷蚩蚩者庸得陰陽徂詐其間先是鄉紳次崖西川兩先生則嘗記之于祠至界未甚悉武都之頌摩崖有三峴首之碑淵陵非一而茲可第已乎按公于嘉靖丁巳間以安攘才推轂防海時倭訐之後內寇蜂起若張璉洪迪珍輩猖獗特甚壘迫於郡郭門之外荒饑殘黎守無固志公振麾登陴忠義奮發業有道恭死守之心睢陽罵

漳州府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三

賊之愾以措置方畧詳定賊聞引去已復大集入武安界公潛師躡擊之賊衆潰奔再薄之月港又再蹙之東磴嶼於是腥風蕩掃境內載寧其爲政也愛禮儒紳親附百姓燠若春陽煦若慈母獄無問細大必以情法無問輕重必以信蠲減其徭征整齊其風俗凡百惠政無所靳施又以月港易動難安議割龍溪之半以爲縣其後締造新邑繇公本畫蓋前後拮据于漳者垂六載迨兵事寧而公亦致政去矣袖携清風橐縣秋水至今父老談述往事有泣下者嚮者度地建祠肖像而祀以崇報也萬曆癸巳公裔孫之紳



來漳土抱曲履烏弓而有感請于當事增飾輪奐祠外別創數椽歲賃五金徵縣庫以備歲事督學泰垣沈公驅逐侵民癸卯兵憲益軒呂公任龍溪時肅祀清租歲事加飭大叅青崖高公額其祠曰海國甘棠余于鄉仰公前輩名德之于是邦又目擊其功烈恩德沒世不忘如此爰顏其堂曰戎功錫祉仍徵所司查祠至界丈尺據詳祠北爲郡守顧公祠後垣甌水在焉南臨街道東爲顧祠出路西爲元壇廟南北脩十丈九尺東西廣三丈四尺其制三楹一正堂橫列三間前爲儀門亦橫列三間左爲奉祀室右貯祭器

又前爲大門撫軍朱公題曰名宦邵公祠東南店四間祀租所出棹楔宏偉樹其觀也立奉祀生永其守也有租有守香火勿替爲之者公裔之念厥祖也案牘具在列之貞珉此邦之人哺子抱孫思太平安享之所自歲時伏臘奔走翁孺瞻仰愛慕睹斯倍切豈但廣陵之俎謝公羅池之廟刺史而已哉卽以播于名南之風可也公諱榘字良用浙之仁和人籍姚江大父琮臬憲于楚楚有祠伯父旭宰同安而邑有祠兄臺久守邵武而郡有祠兄經邦以刑曹卽諫謫鎮海而寓賢有祠姪孫兵憲夢弼分巡汀漳姪圭仕漳



司馬冰操世持規模宏遠其一門族派皆忠上勤民  
蜚聲俎豆明德象賢斯之爲盛不佞敬爲邦人告之  
俾思公功德者知其前之堂構有所承後之門閥未  
有量具書如石

郡侯閔公肇闢泮池記

鄭懷魁

龍溪副使

學在邦畿曰辟雖在邦國曰類宮規而圓之以爲璧  
也類之以爲璜也乾象其全坤周其半君臣之義也  
是故清池泱泱所以爲鑑也綸藻漣漪所以爲文也  
橋門四會所以爲達也於物魚躍所以爲變也造國  
士者升而進之爲天下士其教一也漳岐海鄒魯譽

漳州府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三

髦蔚起太守吳興閔侯夢得以文獻世家教翔化洽  
于茲者三年已眎舊制郡泮在庠門之內水敞以墊  
隘其南學舍久蕪民用鳩居勢不面內舊溝水漱未  
能極睢渙之觀是何可苞而不鬯矣乃悉剗而平之  
侯自材官俸五百緡以興浚役截圓度地凡得弧若  
于武弦徑三之二矢半之此泮池新鑿之程也僚屬  
佐事官師展勤始萬曆庚戌嘉平之月至辛亥浹歲  
而觀厥成甃以文石環以鏤檻週以繚垣天池通氣  
吐納靈潮崇樓文昌上應星斗旣樹桂以爲苑復植  
槐而成市衿佩鱗集肅肅焉雖離焉信足以明達耳



日疏盪心靈者矣侯旣莅止鼓歌以無之笙鏞以間  
之多士執經考正同異於是學易者進曰德深爲資  
道潤相說講論澄心繫水是鏡敢敬筮靈澤之兌爲  
書者進曰鬱塞衍亨數學是達大川攸濟爲霖爲雨  
敢敬宣傳說之命誦詩者進曰良馬五之式昭德音  
小大從公廣爾德心敢敬頌思樂之章習禮者進曰  
源有所受委有所歸其思盈科而放溟渤敢敬陳學  
記之篇業春秋者進曰田疇滋於殖子弟澤於教與  
其育穀也而寧育人敢敬述鄉校之傳侯聞之追若  
爰稱周官彙興三物時負牆辟席者悠然而各有會  
漳州府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三

也是歲也雲龍書院成月試羣藝則有慶雲夏郁華  
月秋中長映重光夜澄五色符采焜煌乎池上蓋自  
紫陽興學于漳闢佛老而宗孔孟幾五百年矣而侯  
在泮期以會昌觀水觀瀾廓然地闢書爾天開宜瑞  
應之紹至也思皇濟濟奮庸熙載懷魁請志惇史而  
侯之侯績用著在石章列之宮牆世世其無斁

邑侯黃公重建丹詔城隍廟碑記

林日瑞

詔安中丞

邑之有城隍以爲民也君子勤心民瘼脩救祈禳必  
齋心以告而邑之休咎神實司之若以侈心徼福則  
君子不事焉抑國家令甲凡新宦是土者必齋宿於



是矢心明神而後視事是天子顯以法令激勸有司復陰借神以惕之則城隍之建亦朝廷莅官意也詔邑建於嘉靖間城隍基是時詘舉羸草創成事文明之規以俟今日我侯英六黃公下車以來邑無廢典野無冤民神明之聲溢於海宇乃一旦欣然以更新城隍爲已任捐俸倡義衆皆樂助遂緣舊址闢而廣之輪奐之美丹雘之飾視舊百凡有加東邊得隙地復建數楹以爲新官齋宿之所於某年某月鳩工及某年某月告竣傑棟崢嶸層簷翬飛重門軒豁四字玲瓏寶像莊嚴羣庶齊肅是洞天福地之府而庇民

報主之弘規也僉謂不可無述徵言于余余聞之夫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戒媚神也媚之一字臣子當戒然至於忠君愛民之心則媚于天子媚于庶人卷阿之音直足千古由斯以談以忠愛之故而行媚卽媚于鬼神可矣季梁有言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致力于神則不得言遠矣君子愛民之心無已苟可薦其馨香致其禋祀以徼福於神又何力之敢愛則我侯之致力於神正其所以務民者與况夫百年之陋振於一旦至斷也齋宿有舍不至委君命於草莽至敬也土木之需得於捐俸及得之施者



不煩官帑不費民財至惠也董役之任最難其人  
以染指則以廢事侯以公心用之人以公心應之期  
而竣事至敏也一舉而衆善備侯之爲民以祀神也  
不旣勤且鉅哉則神降之福動能有成我侯受之矣  
侯諱元立字某直隸之六安人由鄉進士起家莅丹  
詔三年報政行將以福詔邑者福天下所在神明且  
賴爾主矣是爲之記

寧洋縣新建尊經閣記

張瑞圖 學士晉江人

予與仲兄生同祖居同室幼同塾長同庠同社同以  
經學謬重吾邑初舞象時日中不可一世吾父兄輒

漳州府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三

以傷奇畔經誠之也旣稍就繩墨而仲兄以丁酉舉  
余以癸卯舉同上春官丁未予幸讀中秘書仲兄以  
伯父母春秋高頰首祿養祭酒寧庠講讀之暇以署  
中百凡草創曰如之何頒經聚徒之所而爲隣居所  
逼也遂議拓地建閣以戊申十一月食墨越明年巳  
酉五月落成巋然宏敞揖四山凌九霄矣庚戌之春  
仲兄計偕入都屬予爲記予唯聖人往而聖人之言  
故自尊也古有稱六經爲棊筭爲府藏爲庖厨爲泉  
說之郭尊綦隆矣要以經之言徑也如徑之無不通  
百氏不得登堂而問焉其凡有六燔書之後樂經亡



而定爲五張純增以論語而七之宋頒賜學校分儀  
禮周禮二記春秋三傳而九之最後增以語孟孝經  
爾雅而十三之千柯萬葉而本同千迴萬轉而源同  
則何也常之不得爲異也尼聖刪定之後秦焰漢疏  
欲尊反晦自漢以來言易六家而費氏後出言書四  
家而孔氏後出言詩四家而毛氏後出言春秋五家  
而左氏後出禮雖同出后蒼而小戴最後出然至于  
今而惟後出者爲衆所宗後之君子生則雅脩闕里  
之言沒則思厠兩楹之奠不能叩扃啓鑰引之繩墨  
故談經有四弊卑也而抗之淺也而鑿之近也而玄

之明也而翳之夫易張十翼書標七觀詩列四始禮  
正五經春秋定五例經學道統非聖人不能一章句  
之儒不爲淄澠之合漫爲涇渭之分有管商學註疏  
學老莊學釋典學禪宗學道德南華自標曰經非藏  
室之老則四方之曇而經常不刊之鴻教漸滅盡矣  
此皆起于百家衆說之操勝心也求勝則立異愈異  
則愈不勝楊玄可擬易乎賈訓馬傳可碑書乎韓傳  
鄭箋可闡詩乎曹氏傳慶氏學可註禮乎繁露呂氏  
可做春秋乎又其甚也氣質爲性模稜爲中反經爲  
權至于法制所遺井牧丘乘禘祫清廟門堂官儀貢



賦選舉之類家持一說僂然受墨無不沿秦舛而雜漢誤彼章句迂儒又烏知其弊一至此也且夫六經所以明君父之尊天地開闢具有教焉無意于文而爲至文猶天地四方草木翟雀之爲色也玄非天黃非地青紅白黑非四方夏非翟緞非雀紅綠非草木雕蟲小技非至文藉令九冬三餘飫膏液嚼英華不知下之爲輿上之爲蓋意非不侈文非不工也而詹詹者無裨經學矧下焉者乎仲兄嘗謂余曰學校諸生近多背經佞佛棄傳誦偈高者酣其醅卑者嘗其餒非吾徒也吾自有盟在夫仲兄而以此教寧也仄

漳州府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三五

徑可闢爲大通矣寧士將來有淹六經而出者予請持此記爲券是舉也前鄒令與邑孝廉廖季符庠生鄧林等共襄其事而南康許明府繼令茲土更爲粉飾而壯觀夫寧一掌地耳來仕者率欣然爲改豎山川有靈風氣且漸開矣閣地故隣居今以三十襁貿十三丈屋高三十尺而上下各設扶欄其制實倣吾郡云仲兄名巽進號大坪居士

漳平新建陳布衣先生祠記

何九雲

教諭

平自成化七年始縣其時卽有大賢陳剩夫布衣先生來主教事至隆萬間始舉祀典以爲先生有功



後學如唐之常袞得祀名宦又曰先生未官於朝也重爵不如重道稱鄉賢爲宜因改祀於鄉賢之祠有年矣予謂先生雖漳人非生長於平者二祀皆未足以妥先生因謀之諸生選地於啓聖祠右直聖廟之後建爲特祠竊謂有合於祀禮按先生以天順己卯六月上程朱正學於闕下今祠成適當崇禎己卯六月事會之符若有數焉嗚乎三代盛時論秀進士之典寥濶難稽獨其緒言存耳隋唐以降科舉之學浸淫日久先生奮然於祿利橫騫之時其志欲立明師興正學以佐休明之治豈不勇哉然而習訓詁工科



因循流漸之日固未易也孟子闢楊墨韓文公蹴踘  
佛老於無人之境亦惟用空言爲功先生不嘗汲汲  
自明爲救世爲奉天耶天下後世有志之士知科舉  
之外有所謂正學者何詎非先生力乎先生疏崇正  
學以逮教平中間又十餘年其教人之法必一一有  
其節序惜文獻湮滅已不免于子衿之詠獨於故志  
中得所爲釋奠先師文咨嗟感歎于深山士子慾心  
未動良心未喪不爲功名利祿記誦詞章之所蕩壞  
嗚乎今之士子然乎否耶然平先輩之用心正學者  
若曾公汝檀陳公九叙蔣公時馨豈非聞先生之風  
而興起者哉先生爲我皇朝理學大儒人皆知之不  
具論論其所以明學校之正教者有取於先生以教  
天下後世教平之意也因礪石記其歲月爲迎送神  
曲而使諸士奏之詞曰荒壘兮大海龍穴兮玉洲徘徊  
兮不見儼四盼兮中流劇春筍兮爲耨芟冬草兮  
爲羞匡鳴絃兮與語昔深山兮曾留濯髮兮溪干正  
襟兮山舍紛考擊兮臨風翩然逝兮神之駕鎮海兮  
高樓乘舟兮直下鐵關兮玉匙耿予心兮中夜

漳平縣泮池記

何九雲

予初至平見櫺星門外有窪焉狹而長瓦礫凌雜蔓



草芴生不稱泮池也因規而半之加廣焉累溪石爲  
趾若岸可以池矣然而不水不池也或曰是其土燥  
宜伐之以爲柔募人鑿之僦牛耜之或曰是其理疏  
宜塗之以爲固則用牛蹄與人跡雜揉可以水矣然  
而不得水不池也雨過之後視其流之大者自外衢  
引而達於池之東南自內廟引而達於池之西北自  
明倫堂引而達於池之東溝之漱之理孫充溢種蓮  
而蓮發養魚而魚肥天時旣旱池猶能一種焉何子  
曰予過泗上有泉林焉是名陪尾之山其泉數十道  
珠濺玉浮冷冷不竭泉之得於天者也茲者募人僦  
漳州府志

牛伐土築溝池之成於人者也有勉強之力焉有積  
累之勤焉士人之困於學而百倍其功者視此池矣  
作泮池記

施公新築萬松關記

林

鈺

龍溪大  
學士

漳麓環而左麟蹲鳳翔襟帶川原則施使君城兩鎮  
屯禦要害處也其從虹橋孔道而入一徑若谷遙接  
扶桑或造化留此補助需人哉曩鄉人語余曰若繕  
爲關門以資保障誠便盍言之當道時前守杜公爲  
築基未就以去施使君來守吾郡拮据於寇警騰沸  
之日內戢民心外循捍衛兩鎮城址旣定爰履斯



謂可以固漳郡奈何惜此心力乘堅累峻加以樓堞俯臨滄波屹然天險矣前此警聞頻至召鄉民防守有難色今在金湯以內安堵其間逢聖明在御牧守賢良桑麻樂業人且登遊其上望雲物而咏天和然則施使君守郡功蹟其見一斑於此也山高水深矣余因筆爲記欲後來者脩實政無不可爲之事有可以不朽之功一簣合尖俱邀明德云爾君諱邦曜字爾韜別號四明登萬曆己未進士浙江餘姚人

旌忠祠記

施邦曜本郡守

旌忠祠者祀故中丞贈少司馬綿貞周公所特建也

漳州府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三

公向開府吳門織璫於歲額上供外橫索金錢以數萬計公至悉裁之織璫所欲甘心者而公持之力璫不得狼噬吳門半武於是恨公刺骨而中璫亦以公之凌其儕也則已心銜之矣會公疏劾監司某監司夙與中璫比遽用中旨內遷而公遂罷去織璫屢中公不休最後詞連諸公而公與諸公俱逮後先死詔獄天下聞而冤之聖主中興心憐諸死事者下詔優卹而公贈兵部侍郎父若大父俱如公官其與公爲仇者或死或戍不復齒於人類而公之冤乃大白矣嗟乎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公且侯此亦古今之同



痛也然而百齡有限千載無窮等死耳或履正觸邪而死或不觸邪病臥鬚眉男子宜何擇焉然後知蒙面偷生不若熱血化碧者之殊有生氣也俛眉拾級不若鳴絃揆日者之猶令骨香也且士大夫誼行各有偏全才情各有離合或諸美饒該或一節自喜或學問溫養而得力或慷慨孤詣而揚芒公體集衆芳身兼數器不待持中節始顯也江淮以漕政著粵西以荒政著通州以兵政著真國家擔荷之臣可供緩急使者自其謝繡斧里居往往爲德於里冤者待公而釋困者待公而蘇殆急峽之寶航寒年之織纈焉

漳州府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早

余聞朝命逮公時漳民無貧富咸醵錢爲助萬衆旁皇羣詣緹騎以善視我公爲祝號聲震天緹騎爲之改容迨忠魂得白喪車旋里迎者塞途咸引首北向呼萬歲吁此豈末俗所可俛要者哉漳人旣祀於鄉賢更請兩院及學使者勅建特祠春秋有司致祭世世勿替因爲卜地郡治之前與學宮相望咫尺庶後來騰驤者奉公爲師法朝推樑棟而鄉存典型廉頑立懦其風倍迥漳之士若民其或長有依戴乎

鄴侯山記

黃道周

漳浦  
宮詹

鄴侯山亦名焦桐山諸子謂其骨似鄴侯也



復鄴侯之并以名園

鄴侯山者卽漳良嶽之陰北溪迸流將滙於江東長橋束之步臯宛蜒頷頤多奇蓋蛟龍出沒風濤崩激砂土已汰石骨總出若或爲之莫知其然舊稱蓬萊岐里人名之曰石僊石僊者指其蛻峙林立飄然若登者也石僊十五六輩蹇裳欲渡簇而告語皆昂藏百餘尺時復獨出體態各別其尊者可三十仞植劍柱笏不怒不棘不作陸博以隊相命署部而後行凡里人所知盡此諸翁矣白石僊迤西其山皆垂幌卷幔削青負赭五色相倩下列蹋凳傍懸流蘇間如屏

風曲折掩映羅遮堂戶凡不一處紆徐二百餘步望之坦然唯見兩壁登陟無數常若有所失計諸丈未出山時皆罨覆其下不勝風雨稍出戶庭高蹠一動遂見破綻令呼諸丈稍納足復還故處封以紫泥削其蟻窟則猶然渾沌也嗚呼信渾沌吾安能從爾遊乎予足蹟窄不能及遠天台廬阜黃海九華皆已大不可狎處舉其小小者齊山白嶽玉甌浮丘懸岷曲房跡此差勝而已爲神靈所踞緇黃貴介鼎割其下獨諸丈蕭然遵養藏固自處鷓鴣貺予以逍遙嚮予癸酉歲將營茲山旣而不果癸未抵里諸友僦舟復



前盟五月十日實始啓疆予乃扶筇上下點定其事  
時猶病也日涉足瞬會不數步霍然病已爰述其途  
徑窾卻前後位置使諸友礚礚得命意匠焉中稍凡  
自丹砂嶂而南皆以峯勝峯雖不高然皆有雁宕江  
卽之意取其精者可使歌舞自丹砂嶂以北皆以臺  
勝臺雖不多然皆有幔亭天游之意取其精者可十  
日坐臥自有漳以來千夫所指以爲是殘缺棄寘者  
而予取之以爲是鱗羽所宗真靈所都諸君子亦怡  
然無閒吾言諸君子亦阿好若此也古之君子立身  
患不高識患不廣學患安於小成以予所游天下名  
漳州府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聖

山東嶽太行徂徠嶧陽穹隆縹緲廬阜九華黃海烏  
龍天日天台括蒼羅浮皆極天下奇勝然而游不能  
再涉居不能再宿意至而逞倦則舍之及其老也乃  
以是殘丘剩壑爲可以當齊山白岳浮丘玉甌之盛  
稍推廣之至於武夷雁宕未已使其讀書皆如此則  
執須亢爲回賜躋丘陵於日月者不少矣然而游可  
再涉居可再宿意之所許神亦安焉夫猶有懷土之  
心乎不然何享帝之貴也

與善堂記

黃道周

鄴山神堂卽與善堂也以棲先聖賢謂之神堂神堂



之前北溪停環合蘇浦水以貢兩峯層巘叠出左右  
三能張拱交翼是正申寅次于坤艮長夏日月之所  
交合也每當長夏日月出沐晞於首山陽光灑堂作  
黃金色爛若在鎔夕照之後峯影入渚東西抵岸江  
心匹練亘而斷之搖於明月如碧落之界河漢其峯  
倍起澹若兩江回眺石屏若黝若青若兄開明而姊  
長庚其西爲鶴集山峙石如鶴鳴跂宛然其左臂有  
卓筆小峯淬於兩瀑其下餘盤則所謂北釣臺也諸  
友於鄴山凡構三堂而神堂先成蓋是流出于北溪  
晦翁與安卿往還其間而山下有田數畝爲黃龕社

漳州府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聖

中所祀晦翁租田也隆其直爲置黃龕近田易之而  
於神堂前楹別祀晦翁從以安卿直卿東湖剩夫翠  
渠梅雪鶴峯仲先爲九先生其內楹置列聖見聞知  
之位下列顏曾思孟濂溪明道橫渠堯夫凡賓客至  
者皆先詣神堂謁先聖賢畢乃詣三近樂性二堂禮  
也嗚呼古今爲山水之樂者多矣抗之至於巢由墮  
之至于王謝中間流連尚可百輩而高引泗濱下稱  
里閭牽連至于關洛之外夫是以堯言禹趨者之皆  
可與携童冠濯足振衣翱翔風月無所滯礙也乎堂  
中左右僅可二筵中函僅丈不讌不講外堂題曰高



景內堂題曰與善與善則讌講亦可也西翼室二  
有耳東翼僅足棲庖與三近堂通癸未歲五月十日  
始構斯堂至甲申歲五月五日落成又四日雲間張  
中丞公祖以奏凱出江東視予於鄴山之下於是遠  
近諸友咸集斯堂始申講約是亦閱歲矣日月俱合  
集於五九五者序也九者材也辨序而庀材以材則  
健以序則功易象九五三十有二皆吉材也自貞屯  
而外履夬稱厲而猶以當位中行見許于聖人君子  
出有巖廊之憂處有雲泉之樂居則觀其序動則占  
其才令居皆當位行不出中雖有貞厲吾亦爲之矣

漳州府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四

自是而後每歲講會以五月九日爲始不忘其初且  
志燕喜也嗚呼天步方艱蕃變未始吾爲陳人亦已  
老矣誠得四海無事魚鳥不驚僊仰古今出入日月  
偃息梧竹之陰婆娑泉石之上喜至謠吟倦而撫枕  
雖遠謝車蓋絕音公侯未爲不樂也堂成未有祀曹  
司李遠思爲置田八九畝在堂之西北距北釣臺若  
干步張紹科三華許登垣汝翼魏公胤伉侯魏呈習  
秉德實董其事張中丞諱肯堂南直華亭入曹司李  
諱廣浙江崇德人爲是燕及無忘厥初爲之銘曰居  
業維勤將德維敬脩之曰賢永之則聖臂此崇岡遊



於荒昧樵斂所棲焉知其貴實始啓疆又黼黻之乃  
立楚柱又藻稅之見之者下過之者趨曰是巋然聖  
賢之居匪敬匪勤騰華絕根雖有層阿等之斷垠君  
子敬脩慎乃永久未之思也何遠之有○又銘曰粵  
思古人心源維一繼之成之其道鮮失成繼伊何曰  
維一善爲天志事與人同貫辟如嬰孩語善則說投  
以不善艷然氣決盜賊強橫亦樂善言以不善投其  
怒乃遷凡善與人異於風雨不善與人慴於刀俎善  
言善色變爲巧佞性爲習遷乃失其正所貴善人以  
善相成本性而出與心相生繼天之志成天之事育  
漳州府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聖

物爲仁正物爲義繇仁義行與天相親澹情去疑與  
道德鄰匪曰諛辭佐以柔色導便養阿醜正惡直所  
以舜淵以善爲度擇焉貴精執焉貴固耕稼陶漁皆  
善與人鈞弋射御亦與善均禹拜善言子和歌者豈  
曰柔轡不違其馬裁之獎之激之勸之非徒與之又  
嗜戀之我友我師我孩我昆天下相成其道乃醇爲  
天孝子則繼其志爲天忠臣則成其事成性存存道  
義之門非道義門善何所存便辟善柔實爲天莠諛  
詞令色亦維鬼竇去之去之善則與之涵濡陶鎔謂  
我取之取之與之人不得執天不得距詩亦有言天



之牖民如取如携亶其然乎

龍巖縣重建龍津橋記

國朝王有容

龍巖令

龍津橋爲關南孔道徵輸期會商賈漁樵咸往來焉  
上下數百年苦水患輒脩輒圯大約規模草創基址  
不堅故安流則奠衝突則傾其勢然也明崇禎甲申  
夏大水上游房屋城垣大樹頽波而梗于橋須臾立  
決義民丘翹然權編木以濟人便之而暴水驟至更  
復漂沒工費浩繁未有輕議重建者春夏水漲往來  
沈溺甚多余壬辰冬涖任茲土慮山寇作崇每登陴  
脩葺時望南峯聳翠霧變雲蒸如爐烟香裊茲橋不

漳州府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三十六

建則山川清淑之氣無由引袖相接無何饑饉洊臻  
爲養民計無何寇至爲養兵計無何鄰封之襁負避  
亂者至爲養患難計連年目不接瞬官民交困卽欲  
興工未能也丁酉元日興念及此盡出俸餘金不滿  
百其深知余意先捐俸五十金者同寅閔君胤嘉也  
助杉木千株始終濟人者丘翹然也余方慮此木沈  
閣愆期其聞義而赴賫轉運五百金者遊擊將軍洪  
時御也他如寒毡助義各出二十金者則學博黃君  
廷旦邵君繼賢也其餘紳士里民以次樂輸余旣喜  
上下同志乃大合匠氏工不惜費築隄分水深見水



底以巨石鉅結其根如寶蒂焉規模大率如前而高  
堅過之雖百年後林谷變遷未可知而一日在官地  
方之事興舉整飭聊以盡吾心耳余初欲于下關並  
建東橋不獨兩渡免溺抑使遊人輻輳上下推窓與  
砥中觀音兩樓閣雪月相對如瑤臺蓬島更于城北  
高埠處層起一樓外倚山背前撫中流視東南二橋  
如左右手使後之牧民者休暇勸農與賢士大夫講  
求民瘼或詩酒其上悠然北望卽范仲淹所謂江湖  
之遠則思其君者在此時乎獨念年來民力已竭余  
亦無俸可捐又不能同吳隱之輕飲貪泉未盡之思

漳州府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七

徒存之以俟後君子雖不敢如古人心恥獨爲而  
惓惓此地之意身雖行而神志未去也若夫橋工浩  
大計非二千餘金不能輳美余今之不惜落落數言  
者未免以倡造之緒難以湮昧至于提揭開導期乎  
永遠拮据擔勞望乎速成或樂助有多寡或慕義有  
遠近輕重難一迨梁功告成巨細悉當勒石以垂不  
朽余時值身經其事不能無記云

郡治重脩廟學記

胡宮

本郡刊

嘗聞古之吏者必留心于教化宮非其人也但薄宦  
于茲海氛初靖滿目荆棘見夫學宮廟廡積瓦飛塵



心焉惻之考自前守曹公荃於崇禎辛巳年鼎建崇  
閔織悉甲申不幸火矣茲四十餘年適憲副周公昌  
刺史吳公延貴相與咨嗟謀爲經始不以宮爲不才  
力委任之乃因縉紳柯公願唐公朝彝張公雄劉公  
勃署學何公龍文暨諸士子共職其事而孝廉黃君  
金從明經王君際興相與竭蹶尤多起康熙辛酉冬  
閏癸亥春二十餘月而堂成廟廡之傾卸啓聖祠之  
敝漏者亦稍稍脩葺後周公移篆臺灣吳公視鹽於  
省宮入覲歸來又將以內艱去凡齋祠房舍之需弗  
及觀其備也幸今刺史汪公世印張公仲信姚公萊  
漳州府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四

皆一時仁人將必完復而光大焉教化一行士風丕  
變大者道德文章小者禮樂廉謹兵戎之氣庶幾乎  
息矣宮行雖遠猶得聞而知之

漳浦縣脩雙溪壩碑記

陳汝咸

漳浦令  
鄞縣人

山川盤鬱之勢結而爲郡縣以是觀地靈所鍾而人  
文盛衰物力消長之數由之不偶然也浦邑西南皆  
山水泉出焉其自南來者由平和滙於梁山自西來  
者由南靖合巖前溪而近而繞城紆迴曲折東行爲  
鹿溪以入於海夫梁山以九十九峯拱於前而水之  
曲應之山川秀美之觀具是矣是以民庶富盛人文



蔚興而數十年來浦之凋敝且日甚其故爲何夫亦山之形勢始終不改而水流故道有非若前日者乎蓋昔平和梁山之水止於石壩而今決於石壩南靖巖前溪之水注於大脚盆而今洩於大脚盆順流而奔直出鹿溪遂使繞城十餘里之曲流竟成枯涸邑俗凋敝職是故爾前邑令朱君稍葺之旋復壞是以僉請之方伯黃先生曰先生邑之賢大夫也爲善惟恐不及者也今者學宮之脩暨爲地方興利諸盛事咸嘖嘖人口矣此役猶繁非先生莫能任先生曰唯唯否否旣乃作而言曰久矣雙溪石壩宜築大脚盆

宜塞也雙溪石壩築而大脚盆不塞壩雖築無益也大脚盆塞不別開一河以順其勢而殺其流雖塞無益也於是共詣其地相度形勢斟酌盡善詰朝舉事凡工作畚鍤灰土木石之具咄嗟立辦或有因私意阻撓之者先生爲之愈力務以不惜費不愛工爲久遠不壞之業始事於乙亥年九月迄於丙子年五月而工告成計費金二千七百七十兩有奇自是而宜築者築宜塞者塞宜濬者濬溪流汪洋舟楫可通合西南之水朝宗於邑都人士喜相告曰美哉此舉乎從此山川爭勝富庶日增人文日盛未可量也其敢



忘方伯之功是役也共事者城守遊擊將軍李公  
邑宰朱君自陞邑丞劉君自強署尉馬君士奇籍紳  
林君登虎王君易明經蔡應鉞太學生黃賜黃台佐  
共事而出財力以相助則李公以及劉君王君而又  
得署海道江公臯署郡守范公廷謀捐俸來助馬署  
尉司監督王君易黃賜築舍勸工蔡應鉞黃台佐往  
來左右之於法皆得書

登仰文樓記

李

鉞

巡海道  
三韓人

抱卓越之志者必有高雅之風空明眼界活潑心胸  
別具超塵出衆之才駕人頭地而上不與卑居下處

漳州府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平

者同一致也太守念庭之建樓意不在茲乎樓之規  
模宏敞雄壓清漳翬飛象表直欲摘星於霄漢聽月  
於簷楹赫赫巍巍著閩南之偉望甲午春鳩工適成  
讌余於危梯脩檻之上是窓皆拓面面玲瓏目縱神  
逸變遷景物而指顧遙及夫百粵襟帶俛瞰乎汀延  
繚排闥之山光接滌洞之海氣四時之風雲月露盡  
入文章一郡之島嶼巒巒悉資嘯咏眺覽無窮應接  
不暇殆不知何額可以題斯樓顧問太守太守曰私  
心所慕文翁之雅化也擬仰文二字而待懸余曰善  
夫樓之流傳今古求以政治名者蓋不多見也斯樓



營於府堂之後亦屬臨政親民之地向以堂高九仞  
堪輿之說惑於獨聳孤峯今見其檐牙高啄梁棟並  
峙者但以仰文名是足破漳俗之陋習已足見太守  
之卓越也太守登樓閭閻在日凡黎庶之疾苦隱微  
畢呈坐照山谿阨險慎剔匪而防奸他如春烟朝破  
于東作黃雲秋割于西成畝畝之高下肥瘠農工之  
耕耨勤惰無不洞見于訟息刑清之候於此閱卷披  
文寧有久稽之塵牘乎使十邑觀瞻吏民懷望愛敬  
而成俗矣其明經脩行之士不尤屬化之易洽者哉  
至若曠懷山水揮灑吟情此又敷政之暇思耳因記

漳州府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五

以文贈以懸鏡清漳四字大于斗余雖筆愧如椽其  
表太守之樓卽以表太守之雅化也後之登斯樓者  
亦將不遺于斯文

重脩漳州府署碑記

魏荔彤

本郡守  
栢鄉人

說者謂天下事之興廢以時然時烏能限制天下事  
余謂時與人值而事適際三者備而其幾方決大而  
社稷壇壝山川祠宇次則郡邑城郭津梁道路損益  
變遷久暫靡常要皆時與事會事以人成而已明社  
旣墟閩粵不競兩島陸梁三十七載蹂躪荼毒邊海  
獨甚時何時人何人因循苟且迄無所立豈不惜哉



清漳僻在南服兵燹數動而未有海氛流毒爲最且  
久壬辰之圍人無噍類乙未之入屋鮮全瓦今國家  
休養生息六十年戶口復未十之六七官民廬舍復  
未十之二三樓櫓亭臺寺觀復尚十不足一非不李  
郭專閫且奭抒謨然介在荒遠百廢無由卒舉無取  
諸豫防禦不戒蕩析離居剝斂漸興時乎何尤余於  
戊子夏量移茲郡遷延年餘始得來初至署無門吏  
無舍官役擁選偏側棲止於舊司李廳事堂之前後  
荒烟蔓草斷垣頽壁望之惻然動念太守者承  
簡表率千里脩廢興利振新民俗者也乃日坐瓦礫

漳州府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五

中與士民相見褻體統辱明命何以鎮綏遠域乎晉  
公入蔡禮制獨尊司隸過洛威儀必肅誠以寥廓之  
區梗化日久體制不重觀聽狎玩不足以正教化易  
風俗也急謀輯脩而亦艱於謀始居數月亟營大門  
五楹繼脩二門五楹房科東西各九楹役處門外胥  
處門內分曹列居各司其職堂之前端整嚴肅粗改  
舊觀焉越二年再成宅門川堂二堂各五楹二堂後  
爲樓居虛其窓牖匝以欄檻望雲物占晴雨以敷政  
布教堂之左右配以閣庫各三楹二堂亦翼以樓各  
三楹斷訟臨民校勘簿書宴飲寮案休息退食觀覽



登眺之所皆具而堂之後蔚然深邃巍然環擁規  
始廓大弘遠矣計鳩工庀材至集事慶成未嘗用漳  
民一草木及一夫之力毅然作屹然成亦事之偶然  
耳然比歲風雨調和民食足給山無伏奔海無揚波  
未嘗不乘時可爲謀事少易余烏敢自詡因思茲郡  
迤遠聲教頑梗叵測非勤宣德意寬以恤之憑藉威  
靈嚴以治之未易居此堂遂告無隕越也後之君子  
際明良立功業必有其人謹經營以竣之是爲記

清茗書院碑記

漳浦庶  
吉士

皇帝御極之四十有二年例應策選臣三四方

漳州府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三

上特重其選召翰詹詞臣試者再復嚴大保舉  
非聞望素優學行兼至者不得與是選而吳興沈公  
適膺閩中之命閩之有學院自公始公自下車至報  
竣巡歷凡八郡一州八郡一州之士莫不勒石紀公  
不朽又有播爲歌詩以頌公者公屢禁之而不能至  
是吾漳人士又將構祠於郡治之南扁曰清茗書院  
公鄉有茗溪故也公又固辭之小子等僉曰非敢以  
是傳公也欲使後之人知所取法且伸吾志也於是  
闔郡弟子員再拜稽首而誌之於石曰今之稱學使  
者莫不曰惟公與明矣今觀我公歲科兩試所取文



武士凡二千九百九十一人纖毫不雜以私朝之至  
尊貴若至親請托輒拒不納可不謂公矣乎小子等  
雖淺陋不足以辱公之知側聞他郡所取知名士甚  
多羣無留良之嘆可不謂明矣乎公亦可以上報  
聖主而下對諸士矣雖然竊謂此不足爲公異也方  
今

天子聖明文治振興諸學臣爭自祓濯以佐太平誰  
肯不顧名節以爲國家羞况公一代偉人了此宜無  
難者所難者公之清之慎之寬厚而忠恕爲人意計  
所不到耳傳公之始入仙霞關也向天與神告曰自

漳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藝文

五

茲以往某有敢負此心者不復過此關爾時卽聞公  
有此言未信也及試一二郡衆乃大服卽至除補起  
復諸事例飭胥吏都不用一錢胥吏至互相語曰我  
公身如是我復何言也往時學使者巡歷所至供億  
費頗煩公省其費十之七曰吾能寬一分則民間寬  
一分物力也帷帳服物下至織悉器具試畢一一給  
發本州郡不私毫末也試之日晨向天而九叩曰願  
天牖其衷使得佳文也所親僕從及胥吏足跡不得  
到場中巡察封識甚嚴也公又嘗言吾於才多處苦  
遺珠才少處苦濫額美惡只於毫釐辨之蓋其難也



諸生補弟子員在三十年以前者不置下考其他下考亦減從前之半體

聖天子優老恤才之意也自涖任至今三年終不苟徇有司褫革青衿一人而士氣以伸也正試外課詩賦雜文敦古學錄異才也新進文武生每月有課鼓精勤也與諸生語懇至詳盡如家人父子且曰汝輩可不勉哉人有持千金賂我而不得者若安坐享之卽此便見文章有用又云士貴立品汝輩苟無品卽獵取科第擁高官厚祿吾不忍見也嗚乎公以文章名世諄諄於氣節乃如此也至於武選一途世久目

爲具文且有視爲利藪者矣公曰吾爲朝廷慎選舉爲國家儲將才何可輕也試策論後躬自校射射中者卽行面試文理優而與前卷字跡符者然後取之防代筆且倩射也嗚乎以公之公與明如此以公之清之慎之寬厚而忠恕之益以成其公與明如此小子等敢一言以斷之曰誠而已矣昔溫國稱劉忠定一生惟誠字縱橫妙用無處不通趙清獻日所爲夜必焚香告天無他誠故也誠則純乎天理而萬善隨之今夫學使之官苟誠有不足則重於文而輕於武勉始而懈終慎大而忽小身家誤之功名誤之苟可



以爲之念誤之左右擁蔽誤之彼其初豈不嚶嚶然  
自命哉理不勝私故也公至性過人學問純粹視學  
三年無一念不與天理相往復天理盡則人情畢周  
若農夫自謀其田梓人執其斧斤準繩以度物故能  
兼此數善如此不誠而能如是乎今歲科兩試已畢  
公所自盟于天與神者可以告無憾矣閩中之士無  
論遇不遇言及公至有感泣者卽至山村里巷野老  
行商兒童走卒莫不歎歎感嘆謂數百年來未有也  
是豈浙水吳山所流衍鬱積磅礴陶鑄而成者與抑  
由我

漳州府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五十六

皇上神聖求治育才知人善任故天間生哲臣以爲  
社稷隸也公異日立朝事業勳名正未有艾小子等  
幸得廁公門下亦宜不自菲薄痛加刻勵倘異日或  
身立名成使人指而數之曰此某年某公所得士也  
庶無負公一片誠心而稍以報公之萬一也夫公諱  
涵號心齋浙西歸安人丙辰進士

按清茗書院各郡多有會城烏石山

碑記亦用此文云

月湖書院碑記

蔡世遠

國家定鼎六十餘年浦令更者以十數未有立生祠  
者有之自四明陳公始或問公何以得此於民耶余



曰公之美梁鹿德頌言之詳矣雖然姑試言其概公  
爲介畧先生令子先生學行爲當代所宗公本其家  
學由翰林出宰吾浦浦故繁劇難治公正已率物法  
立令行浦人抵掌相慶曰六十年來無此矣浦賦役  
故偏累小民黠者往往相緣爲奸公旣至究徵收法  
均保甲以二百家爲保家第其口之多寡而籍之以  
供役五年一編丁卽按而增損之令民各爲親供計  
其實產自封投櫃雖至親無所波及其始也奸猾皆  
以不便病公公毅然行之至於今公私利賴課不懸  
於籍吏不呼於門是則公之良法美意大有造於吾

漳州府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七

浦者也浦忝號名區自高東溪倡學於前陳剩夫黃  
石齋繼起於後彬雅爲閩中首屈公益加鼓勵以文  
行交脩勗多士月初三十八講五經性理綱目諸書  
初一十五課時文二古文詩賦各一崇正學闢邪教  
籍其堂爲育嬰肄業所十餘年間砥行立名通經博  
古之士比肩接踵嗚呼公作興之功不可忘也今歲  
二月總制浙閩梁公大中丞張公以南靖地雜山澗  
谿谷萑苻時竊發廉公才守上于

朝調公南靖靖與浦爲隣邑浦人素知靖令賢然於  
公特愛戴甚相率赴憲請留旣不可則歸取田器



縣署門桔槔耨鋤山積公每出則必號於道曰公母去公感百姓之厚也揭示通衢曰吾在浦十三年無善政以及爾民今又煩苦我父老子弟心甚弗忍雖然此

上命也吾不行將獲譴且代吾猶吾也吾雖在靖心猶在浦也衆皆感泣會有金藩憲公子令粵東者以事過浦往拜公至門問故衆跪伏曰吾儕以留賢父母不得故如此公子曰吾爲百姓屈從角門入耳次日公子出北關數百人焚香遮送於道曰公子行幸爲百姓通告當事還我使君越四日浦屬共聞公之

漳州府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五

將行也窮鄉僻壤扶老幼至者及萬人公出衆塞街巷環跪泣曰公母去擁肩輿不得行乃入李太學家給衆曰吾爲諸君暫居此若等赴憲請得命留矣衆大喜比昏稍解以數十人臥守李門度公之出必由東門也則更以百人守東門夜過半公假城守二騎扮巡邏者問道由北門去臥李門者醒疾走東門問守者守者曰無之馳至北門公已出矣更率追送十里許與公泣別而歸時康熙戊子六月十三日也嗚呼士君子束髮受書肆意譏評以古廉能自命一行作吏或迫于上司之供億或苦于酬應之繁多夙昔



清操消歸何有親朋相規勸云見諒雖有小善寧足  
贖耶公涖浦以來凡百艱辛皆備嘗之勁節凌霜久而  
不變十三年來素絲不染白玉無瑕其政事又彰  
彰如是公可謂真讀書人不負家學者矣公爲政嚴  
明奸胥豪猾動繩以法無所假借持之急至有造語  
以謗公者今果安往哉余於是歎公道之在人心而  
廉吏之未嘗不可爲也公旣去之後浦人歛金得二  
百有奇構祠城北門名曰月湖書院月湖者所以表  
公之清且明又公鄉有月湖故也衆共徵余言以爲  
記余弁鄙不文謹據實書之如此公諱汝咸字莘學  
漳州府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五

號心齋浙之鄞縣人辛未進士

新脩虎渡橋記

蔡世遠

距城東四十里至江東有橋曰虎渡是閩廣之通衢  
而漳南之第一形勝也狂濤淼漢激湍射石或曰橋  
在寅方故名虎渡或曰始爲橋時壘石不就有虎負  
子渡江屢息中流因其跡置址焉橋遂成始造者誰  
宋嘉定郡守莊公夏也易木以石者誰嘉熙元年郡  
守李公韶也橋長三千尺址高百尺灑水一十五道  
石廣厚皆六尺有奇入明以來或圯或脩工省力輕  
越我



初甲寅之變鄭經以海上餘氛蹂躪漳泉間斷橋以  
距我師行人由小舟渡值波翻浪起進寸退尺心悸  
身歛蓋數十年於此矣靖海侯施公琅嘗脩之工未  
成而廢歲戊子陸路提督藍公理不惜重貲以興斯  
役越二年而未就郡守栢鄉魏公慨然曰是吾責也  
命經歷王君丕謨驛丞李君世義董其事始于康熙  
壬辰七月以癸巳四月訖工五月八日大水橋第五  
道又折公捐脩經理如初先後用金錢八百八十四  
緡漳人念公之德勒石道左屬余爲文以記之余惟  
今之爲官者其鄙陋齷齪置民生利害休戚于不顧

者斯無論矣間有稍稍近名恥以闡汶自終其官大  
都有所興建派及民間索之屬員募之紳士旣乃勒  
之於石筆之於書曰某年某月某公之所建置也嗚  
呼事雖克就而其擾擾也多矣公爲栢鄉相國季公  
子負其家學以爲政於茲嘗陋俗吏一切苟且脩飾  
因循補苴之治以古廉能自命凡遇一事坐言起行  
不憚於始不懈於終故斯橋之役獨毅然身任其成  
方其始造漳人若不聞知及其旣竣往來利賴遠邇  
咸歌嗚呼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難公之任事成事  
如此亦偉矣且夫江東固吾漳之形勝也天柱在其



北鶴鳴岐山峙其西南望雲巖徽國文公之解經處也鄴山在其東石齋黃先生之所講學也蒼然數椽隱隱江干北溪先生之故宅也古碣荒碑橫豎道左布衣先生之里門也睹山川之名勝緬昔賢之遺跡思賢太守之烈其與江流比長乎表章先哲興起後學紫陽遺風於今未墜撫斯橋也又寧第興濟物之思動覽勝之懷已哉公諱荔彤號念庭直隸栢鄉人

雜文

謁高東溪祠文

宋朱熹

惟先生剛方之操鯁切之言一視險夷至死不變所

漳州府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空

謂一世之偉人非獨一鄉之善士也熹敬仰高風爲日旣久又幸嘗得執筆編列祠事而今日之來獲拜堂下則於隱忍回互之譏若有愧焉炷香酌酒歛衽陳詞伏惟先生之靈有以鑒之謹告

跋高彥先家諸帖

朱熹

熹猶及見紹興中年姦凶擅朝忠賢奔播時事而知漳浦高公之爲烈也老矣南來乃獲拜其祠象於學宮窺其逸藁於家集而識其嗣子之爲人又益得其本末之詳甚可歎也季士又以此軸見示如李曾二胡諸公皆先人所從遊富日相隨去國者三復其言



益以慨歎乃敬書其後而歸之紹熙辛亥四月二十七日新安朱熹書

元右丞晉國羅公墓誌銘

元陳志方 進士

曾鞏曰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者懼後世之不知則必銘而見之或納于廟或存于墓一也右丞羅公之葬也出于賊亂之手不及存于墓姑勒之石以藏于廟其亦可也公諱良字彥溫別號雲嶠少時狀貌俊偉能文章以善書名值元季之亂每嘆曰大丈夫當掃除天下安集四境今舉世紛亂安事毛錐爲也因發廩募鄉民從大將擊平南勝番賊李志甫

漳州府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三

功居最奏授長汀尉未幾番寇吳仲海江西賊詹天驥等繼發公奉命討平之陞漳新翼萬戶至正十三年福安賊康子政犯福州帥憲兩府以禮幣致公公率兵千餘人沿海道日夜而進至城下以藥弩射之賊視其矢驚曰漳州羅萬戶軍也何以至此卽駭散平章開勞師奏授黃金符印是時論八閩之能將者必首屈公一指擬之吳漢劉錡之流其後南勝番寇陳角車李國祥安溪賊李大同安賊吳肥潮賊王猛虎江西賊林國庸後先竊發西林賊陳世民攻陷南詔長汀龍巖漳浦諸邑公悉削平降其衆復其邑陞



福建行省右丞兼廣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又以樓  
運糧沿海道直抵遼東以給行在軍餉上嘉忠貞解  
衣賜之晉爵榮祿大夫兼管內勸農防禦事世襲漳  
州路總管柱國晉國公封其三代二十六年陳友定  
據福建兵勢甚張遠近望風投款公獨貽書責之友  
定大怒發兵攻漳公設伏江東以俟之千戶張石古  
等違節制友定兵渡柳營江遂圍城連攻旬月盡壞  
其先人賜塋城中矢石迫盡士卒不得休息父老涇  
涕請曰江南道絕天子萬里孤城無援破在旦夕元  
帥守此欲爲誰耶公曰天子命我守此土義當與此  
漳州府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三

土同存亡豈可舍義從賊耶先是有百戶長盧積者  
行軍失律公以法誅之其子善徵驍勇復置幕下時  
使領北門軍善徵遂開北以叛賊入城公巷戰死時  
至正丙午九月四日也妣陳氏諱德金聞公戰死卽  
自投後園池內二婢俱從死公弟萬戶羅三亦罵賊  
死長子安賓將兵往救父衆散亦自刎壯士從公死  
者百餘人友定義之以禮葬于眠羊山父墳之側嗚  
呼公以文事而兼武備負俊傑之才蘊忠義之氣輕  
財愛民謙已下士其爲將也披堅執銳與士卒同苦  
樂帥師十一野戰數十陷陳摧鋒而未嘗左次其爲



政也樽節浮費賦役均平有害必除百廢俱興友定  
潛據又能決大義而不屈夫死于忠婦死于節父子  
兄弟義萃于一門嗚呼雖死猶生也已公子八人六  
人殉難惟第七子金剛相有後居龍溪第八子添兒  
居南靖三團之處銘曰穀同室死同日者晉公夫婦  
也生膝下死侍側者晉公父子也忠義不死千載詒  
芳繩繩世世孫子之光

南勝伯贈侯爵賜諡忠潔陳公墓銘

明鄭經巖進士

公諱君用字玉諫少時頭角崢嶸舉秀才至元丁丑

漳州府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六

番民黃二使逆命郡兵追破之餘黨李志甫結聚南  
勝不能拔朝廷命重臣徵發四省兵以討之歷四載  
經百餘戰兵老民疲公憤然曰大丈夫生當利於時  
死當利於後召募鄉民百餘名率從子陳進卿自備  
兵糧詣軍陳獻攻圍之略期日夾戰公躬率民兵直  
抵烏泥洞穿山徑以入望見志甫率敢死士衝中堅  
發矢中志甫右臂直前奪所佩刀馘其首賊衆大潰  
大府論功稱第一以事上聞朝廷嘉之授忠顯校尉  
總府事累遷至宣武將軍同知汀漳延邵興福六路  
總管遭丁外艱服未闋潮賊率夏山虎拒汀漳鎮官



兵累攻不利福建帥闞奪情起復命統兵開府公曰  
忠孝不能兩全毅然承命賊聞公威兵不血刃皆望  
風來降至正庚子改授宣武將軍汀漳萬戶府正萬  
戶進階南勝伯由是北禦泉興西靖汀贛南平潮惠  
東肅海夸數千里外莫不仰其威惠至正丙午年正  
月二十三日以壽薨於正寢肅政司高建請諡於朝  
制曰以身殉國之謂忠尚義忘利之謂潔可贈君用  
南勝侯諡忠潔歲丙午五月男崇源奉勅扶柩合二  
妣葬於龍溪石獅巖山之陽余因述其始末而爲之  
銘曰公之族望本自中華顯於唐宋遯於海崖遭世  
漳州府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五

板蕩祖遷其家元紀喪凋全起氛妖業業漳土孽臣  
奸驕相臣來臨兵戈四集師老民疲凶燄熠耀公由  
布衣捷刃奮起則百斯人誓以敢死折爾尾毒擣爾  
心腹旣獲其魁餘悉敗衄邦國甫寧錫我令名豈不  
具慶父母與榮孝由忠立勳爵隨之後昆銘石儼然  
若思

漳州路達魯花赤合魯侯墓表

王 禕

元有盡節之臣曰漳州路達魯花赤諱迭理彌實字  
子初合魯溫氏西域人也洪武元年我師征八閩閩  
八州不兩月而平當是時合魯溫侯實監漳州郡於



是守將既以所部軍先遯郡事又屬他官總制政不  
自已出欲圖守禦之策計未決而總制者已納降俄  
報新朝使者至禮當郊迎侯從容語左右曰吾將圖  
之乃朝服北面再拜曰臣四十始仕不數年致位二  
千石國恩厚矣今力不能禦敵義不忍降報國恩者  
惟有死爾遂斫其印篆書其笏曰大元臣子置几上  
卽引佩刀刎喉中絕咽以死手執刀按膝坐毅然如  
生時郡民聚哭庭下聲震地共斂葬東門外蓋年四  
十有六矣侯蚤歲備宿衛年勞當入仕以母老不忍  
去膝下不願仕母歿服除東宮素知其才勉之乃仕

漳州府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六

授承直卽行宣政院崇教至辛丑陞奉訓大夫杭州  
路治中尋改福州壬寅以事至京除福建行省理問  
官階轉奉議與福建行省平章燕只普花同赴任會  
盜起閩城不得入侯贊平章集諸縣民爲兵圍城盜  
勢旣蹙乃闕城東圍使出奔因勒兵殲之以功陞朝  
列大夫居三年除漳州路達魯花赤階亞中大夫時  
友定據全閩民苦其跋剝曰吾受千里生人之寄寧  
忍坐視不加恤乎頗釐庶事之利病而興除之釋去  
文事而務存忠厚民受其惠甚多故其死也漳人無  
不痛思之其爲可稱道者如此侯祖曰滿速兒大都



路治中父曰默聖馬合麻安慶路治中夫人回回氏子男二人長六十宿衛爲選古兒赤次普顏帖木兒江西行省通事嗚呼世之論者蓋曰非死之難而處死之爲難侯職在守土義不事二姓而守其土以死可謂死得其所矣豈非盡節之臣歟余至漳州得侯死事爲悉因嘆八州之吏大小奚趨數千百而大節烈然如侯者殆不可一二數爲書而表之并及其官代世次使刻諸石豈特以慰漳人之思庶用爲人臣之勸云

中憲大夫巡撫應天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兵部

漳州府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右侍郎綿貞周先生墓誌銘

蘭香自燒膏明自焚豈其然乎自有三案以來朝貴諸賢唇焦舌敝周綿貞先生適出都敷歷外藩未嘗執杓柄與哆侈角而三案負絀者必欲殺之以爲是讜論之主且當二魏時公從通州入爲太僕未數月仗鉞開府南中嘗草疏有所發抒曰非吾職亦焚去而附二魏者又必欲殺之以爲是必不與我者嗚呼使公行仁義而多冰稜蹈忠信而有疑角危遜不擇爲玉碌碌世或比之萇弘陽處父則亦已矣而公固醇然大儒長者嗚呼公之行今已著於天下矣聖天



子之旌別寵異亦行且備矣而後之人恐猶未知公之所以死與世之所以死公者公之初爲御史也東林議初起公疏言東林之學起於楊時今欲借道學以攻楊時借楊時以攻顧憲成羅汝芳皆非是於是詆道學者愈沸公自是亦不復言東林也旣罷巡漕出參粵西以敦頤所治南安九淵所治荆門者治粵西了不知其爲御史時浮沈八九年乃備兵通州召入爲太僕時諸名賢皆在京師各治職不數往來鄒總憲南臯創首善書院每月一再會以道佐官兵科朱童蒙特疏糾之於是攻道學者又起明年公爲中

漳州府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奕

丞治蘇州而童蒙先出爲屬吏疑公爲已來也又有所斃漕卒公將核之遂潛入都與諸失職者相要和而黨旤乃發矣嗚呼戎馬鳥獸之將至也必先有讒說殄行與聖賢交捽於內而後異類乘之蓋自先世如此矣徐兆魁姚宗文劉國縉之徒先詆東林而後外醜至外醜至而後徐姚無所居其功朱童蒙李魯生李蕃之徒先詆首善而後魏崔至魏崔至而後朱李無所呈其能士君子不幸生值其間不能稿首與申屠同行又不能掩口勒金人之銘則其見及宜耳公就逮至涿州家人歸貽予書曰人生如十將莫邪



必有一缺僕於諸賢中最爲駑鈍矣而禍敗若此公其慎之予念此未嘗不揮涕也然不敢以此輟學問之事嗚呼道之將行也以長孺之戇居易之率不誅於其主道之將廢也以蕭望之之信王嘉之慎不能保其身而榮暭者以咫尺禍蹶動相哭也方公之入爲太僕予已爲庶常無徂租借一榻從公廳旁臥公數約予過首善予數謝不敢也及孫宗伯至數談三案事予亦微有異同然公不以是謂予不學予見公之言動居處飲食進退過於今之顯貴人有道者多矣而卒以讒死死後乃白夫所謂以身殉道以道殉

身者非乎公諱起元字仲先三十領解成進士初爲浮梁令調南昌考選爲巡漕御史時方德清以中旨起少宰公特疏駁之嗣後中旨與三案共聞或謂公發蹤及公在吳門繩顧崑山崑山與李賀比而傾公然皆不足以殺公所殺公者道學耳公爲道學以君實釋圭自任所在處有實政不爲世之無非刺者而又無餽餽巾袴之習今天子元年與贈蔭祭葬特祠於鄉櫬歸後數年乃襄葬事爲之銘曰夫子之淳兮不爲茅以罇兮夫子之莊兮不艾人以自芳兮夫子之虛兮退與道居兮夫子之寬兮盤以桓兮夫子之



達兮勤而不伐兮夫子之善兮莫勝說兮莫之敢櫻  
日食月兮袞兮鉞兮蘭春蕙秋允不竭兮

陳氏三節傳

宋儀望 提學

侍御史河南杜公奉命按八閩今年春巡行海上諸  
郡至則以黜貪污獎賢良表節義爲首務惟予不佞  
以視學至則謁公于漳郡越三日辭去公因謂曰海  
上往以亂故郡縣吏多言境內婦女死節事甚夥乃  
其事皆下督學使者然寢閣不報似非所以崇節義  
端化本也君其圖之予應曰諾於是盡發故堞下諸  
郡守久之漳郡守羅君青霄報言南靖縣陳氏三節

漳州府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七

事皆質驗不妄予曰有是哉遂亟報于侍御公公覽  
而歎曰一門三節世所希覲惟予將藉以報于天子  
雖然是不可使無傳焉乃發贖金命有司脩其墓而  
令督學氏載厥事于碑以風示來世嗟乎此豈非仁  
人君子所用心哉謹按南靖縣故民陳資偉妻林氏  
同邑鄉貢士林塘女資偉歿時年二十九子漢在襁  
褓夫亡七日產遺腹子湍家貧甚乃鬻嫁時衣物爲  
送喪葬費繼祖姑憐其少寡欲嫁之林氏剪髮自誓  
指天泣曰婦去置二孤何地且婦欲自經者數矣所  
以忍死者懼陳氏之不血食也祖姑聞其言悲之歲



時祭祀賓客教養二孤俱以紡績自給守節踰六十年鄉人歎慕如出一口提學副使金君立敬行郡至廉其事乃給米帛書節壽表其門嘉靖辛酉八月廿又三日饒賊攻陷邑城林氏年九十四子漢已死湍應貢郡下惟孫茂馨侍左右林氏曰吾今可以歸見吾夫矣時茂馨妻許氏偕其女陳二姐度賊至不得免乃與茂馨訣曰吾母女不可爲不義辱祖姑老汝弟扶去冀或可脫免吾死不恨矣會賊至母女俱投井死賊倉惶不知所爲乃舍置茂馨令扶老嫗走仍爲吊取二屍付之十日始獲殮面如生嗚呼烈哉許

氏死時年二十九峽江訓導許浩然女陳二姐年十四鄉人聞者見者無不泣下事聞郡守桂君嘉孝爲助葬之前軍門都御史游公巡按御史李公移文優恤甚厚仍批允題請褒異未報再踰年林氏亦死年九十五一門之內三節凜然如秋霜烈日豈其祖姑婦孫平日精神意嚮薰蒸漸染故慷慨赴誼不俟詔訓宜乎侍御公歎賞不置亟爲表章其事于世是又不可謂不幸也然是時蓋有本學訓導曾安邦妻孫氏赴火死云訓導爲江西雩都人孫年十六歸訓導爲繼室閩中新遭倭亂山寇徧起抵任之歲賊圍城



急孫言于訓導曰君儒官也非有地方寄脫有不測願自爲愛吾則有死而已明年城陷賊執訓導刺之孫度其夫不得免卽赴火死之其子三俊哀號伏地賊爲感動相率救孫氏屍付三俊訓導亦不死撫按旣覈其事乃厚資給之俾歸葬于鄉嗟乎死生亦大矣彼世之口理道享名位曷嘗不欲凌駕往哲樹芳來世一旦臨利害決死生則或泐忍低迴貽譏後人以今孫氏許氏母女觀之其於身名之際爲何如也予嘗稽覽史籍所載隋裴倫嘗爲涇源令屬寇薛舉陷縣城倫遇害其妻柳氏偕其女婦俱投井死世嘗漳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

七

言古今人不相及殆非然矣然裴柳故世族今諸婦女皆起編氓非有詩書冠裳之遺保姆女史之訓以豫藉之也及至患難猝加從容就義視死如歸則豈非所謂尤難矣哉春秋之法微顯闡幽屬辭比事予故傳陳氏三節而以孫氏事附見焉此侍御公之志而孔子之所與也

祭周中丞文

劉宗周

山陰人  
冢宰

嗚呼同榜兄弟異姓骨肉廿載交情三年別夢弟將何以哭吾兄憶辛丑之役與兄同出姚江之門聚首無幾未深相識也後家居久兄以外吏入爲御史辱



以聲氣相聞結爲同心此兩人論交之始尋薦弟起  
官見於京師權甚日爲造膝談談時務如畫而兄以  
御史指斥朝貴大憝者數人罷去其黨因媒孽正人  
日急兄與同志諸君子並受齟齬得例轉以去弟亦  
病去不復起而兄浮沈藩臬間久之率越歲相聞憐  
弟貧必分俸以贍將十年天啓改元召兄爲太僕出  
撫江南而弟亦起官儀曹弟嘗上書指斥逆璫亂政  
漸見曳轄兄自通州遺書誠弟曰戇言如是虞禍及  
也盍去諸頃之弟去見兄江南會地方有浮取上供  
歲額者兄悉裁之共事大璫憾甚借隙郡丞兄抗疏  
漳州府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三

劾大璫至六得免郡丞則弟實愆愆之兄旣忤共事  
璫因忤中璫賢而門戶之禍復起於朝士向所論去  
大憝皆用事遂逮兄詔獄拷死當是時秉憲中臺請  
除君側之惡不勝而死者楊公也秉憲外臺請除生  
民之賊不勝而死者周公也兩公地不同而事同同  
事同心亦同道忠肝亮節分席競爽炳人寰燭千古  
亦復何憾獨憾弟不才用兄言而不死還用弟言而  
以兄死言一也而生死之位異人心得無變乎則又  
何用此生平出處語默無閒爲此弟之所以抱痛於  
今而不能已也嗚呼慟哉燕山寒兮白日聞嶠峩兮



雲連纍臣來兮何罪魂歸訴兮中涓慟懷人於萬里  
感余夢兮霜天儼王陽之在位視鮑子之分館將握  
手而從之托共命以周旋余旣坐君門戶君坐黨兮  
臣璉苟李杜之齊名雖駢死以何言孰是死而不瞑  
控上帝以誅賢日月晦兮重朗雷霆擊兮雨露鮮幸  
吾皇之建極錄死節兮堪憐恩綸兮洵申生氣兮凜  
然作保障於江南在文襄忠介之間

南靖城故邑紀事

羅大紘

吉水人

萬曆丁酉夏吉水羅大紘過訪故中丞李孟誠先生  
於漳郡起居已問先生所得士則曰南靖陳侯復舊  
漳州府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十四  
邑九旬而城成八月而邑工俱罷羅生曰有是哉及  
歸過南靖暮夜叩關入覩新城之壯已而侯來謁羅  
生迎曰豈九旬成城陳令君耶侯答曰俗吏之役何  
足爲長者道也坐而談乃得其興革之故與成功之  
所以爲速者因採摭其事而紀之

南靖濱雙溪據原野風氣和民物豐太史林震李貞  
皆其蠻產也嘉靖末龍溪丞守縣無備寇襲城殘之  
後今怠不加戢上官詰之莫能對佯歸過於彤家不  
利遽謀遷新城新城倚玳山崎側而陷遷三十年居  
民不滿二百家盡胥隸傭保稍雨則流沙淤民舍風



發飄屋瓦有警則徙妻子依他所以爲安其謳吟而思故邑非一日之積也陳侯涖南靖二年得民和父老子弟涕泣言新邑苦故邑便狀侯進父老子弟而諮之曰完故邑誠便將無有所費與勞於吾民也而無有後悔乎曰無費將安出乎曰出於畝將安所役衆乎曰出於里孰督之曰擇其豪督之侯竟白其狀於兩臺及兩司咸報可於是會南靖田得二十六萬畝有奇覈其上中而差次科之計銀八千有奇然自改邑後民耗矣田大半折入他縣而他縣人不能耕仍土著佃以田求佃以佃入貲民不能隱令三老收

其入而輸之官先是侯議復故城并存山城以爲填縣人言存山城亡益於民拆之完故城便乃度拆故磚石爲資者五千六百尺有奇創費築者六百尺有奇六百尺內上賈授銀二十次十五拆故爲資者半之數里中富民任城工者二百餘人上產受六十尺以上中產三十尺以上受賈如其數任作縣治者四人受五百作學宮者四人受四百作觀察署者一人受百四十作府署者一人受七十作城隍祠者一人受八十作江樓者一人受百七十作水障者二人受百八十作大倉者一人受四十雜作者十二人受五



十有五任既定爲之期限擇里中豪愿有力者督之千堵並興百工具營丁壯操作老弱饋饌陳侯不自親一事募一役命一匠巡行慰勞抵掌談笑而城邑成徙之期年居鱗比人肩摩浸浸乎洋洋有大國之風是役也造城凡六千二百七十尺隍稱是爲闕四爲臺十有五縣治一翼宮一公署二廩一江樓一神祠一水障一雜作不具論論其較著者費白金六千三百九十有奇畝賦如其費而止

海澄縣地圖說

代毛令君

李世奇

海澄春坊庶子

海澄彈丸孤懸爲郡治門戶原有營兵防陸復設遊

漳州府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七

兵防海誠重之也茲山寇肆發震隣逼虜仰奉憲議詳賊寇往來之路講求布置畫圖貼說以達上覽謹按縣所轄分都有九原屬增設割龍溪漳浦之餘壤以成者城峙而三曰縣城市井襍民輻輳曰九都堡學宮在焉曰港口堡南接縣城北與中權關銃坦腰相綴當海口之衝其水東爲巨海由海門入直行而西抵郡治則縣屬之一二三都懸隔在水之北當海門初入之水分一支南行則縣屬之六八都在內而四五都在外此水至南轉西則七八都在內而漳浦界在水之南其海門入直西之水中間又折一支爲



月港左入縣治則界九都及七都之裔在水之西今  
爲縣總圖一爲西南之分圖一爲東南之分圖爲北  
之分圖一次第開說於後總之澄地防海寇則海門  
沿海俱爲重地防山寇則西南龍井滄泉木棉之山  
路西北三都界虎渡橋之水路俱可直通石碼鎮逼  
澄而東南亦通佛潭橋一帶地方其一二三都則懸  
絕一方當另設禦

縣治爲坊廂八都附城一港則爲月溪溪之東爲縣  
城溪之西爲九都儒學土堡由縣城南出則曾公陂  
越林坑嶺新渡塔口洪礁鼈浦諸處由縣城西出則

漳州府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七

梁溪經學堡南歷儒山新月果林東厝與鼈浦會進  
之則七都之龍井舖自縣治至此三十里又進爲漸  
山漸源溪坂馬口橋距龍井舖二十里與龍溪漳浦  
南靖分界從龍井西入轉北而出則有深泉東埭通  
石碼鎮爲十一都在縣接壤之西界又從果林踰鳳  
田嶺亦通石碼又從馬口北經龍溪之木棉舖出溪  
尾鳳塘亦通石碼與西北可虞之水路合俱轉還學  
堡此還路卽縣由學堡西出所通之路也水防石碼  
與縣營兵相連其陸有祖山鳳田之要可爲備禦其  
南漸山馬口橋一路山寇稍緩然遙集亦可虞而地



有大姓城寨可立約長之法以資捍禦

縣之東爲六都臨溪而渡則爲四五都東北海門也入海門之水抵漳浦界轉西至南靖界縣東郊十里許平地突起之峩山山分兩翼北旋則龍灣舖距縣十七里渡溪爲五都之浮宮抵官樓舖十五里進燈心徑則屬漳浦爲鎮海衛路沿海歷青浦海門大徑島尾三巡司在焉南旋則踰嶽嶺由圳尾而渡爲四都之豐田距縣二十里稍進則有橄欖長坑石門石佛西峯諸嶺俱紫帽山一環山徑周出通佛潭橋此方人烟族聚鄉丁壯勇但越嶺阻渡須仰遵憲旨訓

漳州府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六

練知方佛潭橋雖非澄屬然於浦治阻山通海無事則隔浦難馭有事則逼澄易達也

縣北之一二三都巨潮一望可數十里由陸不通沿亘三十里隔海潮而仰邑治大抵水之東從海入者由海滄溇頭登埠僅一濠門巡司在耳東爲泉州之中左所北爲同安縣之鼎尾獨屬澄而遙隔生齒旣繁地鮮田工惟藝圃商販數年來海禁戒嚴民難聊生宜設鄉督通粟療饑練方守警其從海門入直西之水一支北折通虎渡橋達湯潭華封諸處山寇可閃忽出抵石碼掠舟直通海澄今一遊一營兵將俱



赴調未可聽之空虛不一留意也

盧老傳附書忠國志魏侯事蹟後

陳六幹

潭平

嘗客外見有老者焉年可六十許偉軀而豐頤黎面而熊視携其一子一婦傭於人而孤寘一甌以自給屏竹爲衛容不盈咫偃僂以入委蛇而後能屈信余視其貌而怪之頃之從余過南侯之洞洞頗險峻中虛而外石樹埤可容指十千中可容指數十千戰守形勢隱隱可想見也余歎曰辟寇耶其爲寇耶今不復識其誰氏矣老者曰所故渠魁李烏嘴所營者彼雖守險無以爲也其後殿于吾鄉皆殲焉吾鄉久明

漳州府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堯

也余見其老頗貌敬之不知其能知故實因與語爲余道庚辛之變甚悉其言曰吾身長而胆壯少時應募爲義兵以力健爲一社首然數奇始從邑尉將禦寇于分水界未及而敵猝至我兵倉皇散佚吾挾尉以走尉德之益命吾爲甲長言多聽者久之復從邑侯魏勦寇魏侯死焉吾因不復爲兵而自蔽於鄉里當魏侯之沒也其失策皆在我先是寇聚于龍頭寨謬爲偵者來曰賊以來日俱出糴吾急走數十里擣其虛成禽矣侯信之臨發發號皆不鳴有止之者弗爲止也行數里許忽長虹集于頂兩暴至有止之名



弗爲止趨而前未幾賊伏發徑狹甚隊伍不成咸奔潰后者不知前者去前者不知後者至侯遂遇害侯仁人也而天阨之然侯亦自失所寵永福士兵賞賚每厚焉他者多不堪及難仍不得其力亦不得衆力方是時兵燹連年喁聚而竊起者不可勝計癸亥華崙之寇以千數猝至吾里居民宵遁吾與諸少年據守石門隔諸少年父母爲擄其子佯爲譯往贖之忿甚號于衆曰必報怨有死無二遂操刃以往遇寇搜于山澤者獲之凡五人問所長皆曰無有曰彼寇通天而蟒者何如曰亦無有于是咸知烏合之寇無能

爲矣翌日揀敢士十九人以往日停午賊方食十九人驟至薄賊營賊不知所爲悉衆倉倉來迎十九人忽分爲十九路各當一面裹而圍之無不一當百者賊左右應不給遂亂竄殺級不計生擒九皆剛之奪所擄父母及餘諸被獲若干人以歸是役也以十九人破賊六七百人賊膽落矣不數日諸寇復集約千餘請戰不許又二日我兵鳩各鄉之豪者得百人分爲二道以出而留其二路各置一人鼓之如伏狀賊疑甚三道卒至接戰于溪坂賊大潰殲者十之八積骸盈堤水爲之赤其魁匿人舍執而磔之時吾操刀



事所殺者夥矣血汗刀把不可復殺以水滌之又復殺兵寇頻年人民歿甚是舉頗足償恨初流寇之集也邑發官軍來禦軍多龍谿人營相距百步皆賊所親暱相呼道舊陽爲拒守觀望而已官家饋饌給之皆取足于吾里吾民兵凡兩戰卒未聞有一人鼓噪而前者輸餉稍不給輒怒而起攫倉屠畜助寇爲虐民生其間亦不幸矣吾不分乃至今日至今日雖窮餓傭于人猶之乎爲太平犬也雖然吾老矣吾兩從征濱死不死兩遇賊一大戰不死向當崔寇四起時民雖逃匿猶見暫乘閒以時耕穫今乃不知死所

漳州府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全

也余聞之有戚然于中者思其言皆足以補前志之闕又所指引皆可據因取忠國志閱之見所書魏侯死事不能詳但曰漳平令魏奮勇當先死之余又聞侯死時有侍者亦魏姓華口人抱侯頭大哭曰死奴敢殺邑君邑君死天兵至死奴無類矣賊怒先斫之罵不絕賊亦尋悔天兵剿楊益已果如侍者言志亦闕焉志中記李烏嘴與楊益同時不聞其死於此也久明所盡屠者俗名其魁曰鴨母老志亦不書因并記之老者盧姓忘其名與余語在萬曆戊申夏五月時邑君陳象初治邑諱所志



傳魏侯將及難時衆皆解散獨民壯有黃尾者  
戈以衛侯甚力殲賊十餘人衆寡不敵竟死之邑  
人追義其舉終明之世歲畀工食以供其祀此與  
魏侍者死事同皆義烈士也舊志俱闕因附識  
於此

明誠堂紀事

莊起儔

先生既久廬墓北山而浦東舊居日就荒圯諸弟子  
因請構爲講舍所謂明誠堂也時甲申春三月庚子  
明誠堂落成門人張天維林翰冲等爰先三旬致簡  
同人將以是日共升斯堂仰受傳習郡司李曹公廣

漳州府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全

龍溪令劉公鴻嘉金浦令沈公兆昌亦申斯約而先  
生以三月朔日祭掃渡江至十日乃歸歸之前一日  
浦南渠魁初就俘馘先生以餘孽未殄恐不遑于俎  
豆而曹公劉公已先一日至諸及門誼不敢辭庚子  
之鼂邑中諸先生亦至是日也天氣清和春風四敷  
同郡孝廉至者十有六人茂才遠近至者八十一人  
觀者蓋堵牆焉先生謁先聖先賢畢乃請公祖父母  
曰子弟之不肖瘡痍之未起賴豈弟樂只之矢其文  
德也以獲寧宇敢不再拜諸公祖父母西嚮請諸先  
生日以宗祏之靈蒼生之福得從俎豆以趨下風敢



不再拜交拜畢乃共更請先生先生曰業從諸老先生之後矣敢辭諸先生不可亦皆再拜環揖而入先生敷長者之席及諸經論聽問之坐稍後懸間鐘磬琴瑟各一坐定講史振聲讀誓誡凡七條畢乃講書以東西問答相起也

因就明誠二字推論到底繁不能悉載

講畢請諸長者教誨乞言先生曰日中矣勿多溷長者爲乃召饗人爲食次每席八簋各視主者以定其客先生親饋祭酒畢乃就主人之位酒初巡歌者歌匏葉之詩先生出致辭曰以長者之盛德訓討諸子弟又無以獻也敢以匏葉先於兔首諸賓客謝過當

漳州府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全

也就坐酒六巡歌出車之末二章先生出獻曹公曰以此春日執訊獲醜雖有飛鴉食椹變音况倉庚乎乃皆再拜又歌六月之卒章先生又獻曰雖無孝友之朋願分燕喜之慶曹公曰吉甫何當張仲爲多矣又皆再拜乃退就位歌者歌南山之全篇先生出獻劉公及沈公曰以父母之光邦家也以父母之德音也南山紀壽何足多乎乃皆再拜卒爵磬作就坐歌菁莪之四章酒七巡又歌隰桑之四章及黍苗之五章贊者曰賓主交相獻也先生乃出獻公祖父母曰今日喜見君子也小人之於君子猶黍苗之於陰雨



飲德而已何報之有乃皆再拜先生又獻諸老先生  
曰以往者之不慎罹于咎災爲諸先生憂今幸旣見  
菁莪隰桑不是過也願終教誨之諸先生亦再拜曰  
原隰將平泉流將清王心將寧保艾異日未有艾也  
於是揖而飲酬酢三反乃復位酒再巡講監立於懸  
間之左誦抑戒之七章講史立於縣右誦賓筵之卒  
章於是磬作賓起金奏主人及諸友皆出肅賓於道  
左長少先後禮儀笑語無有違者蓋自甯武叔豹韓  
厥趙孟子產太叔而下踰三千年未有與於此者矣

漳郡山水說

國朝魏荔彤

本郡守  
栢鄉人

漳州府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六

魏子守漳之明年辛卯元朔次日干支與歲同携客  
乘城環望四際因而嘆曰美哉山河乎乃揖客而進  
之曰彤家者言固難盡信而辨方正位所謂彤勢亦  
未可略也郡自大庾熊崗衍而東南而天寶三峯逞  
出奇秀祖德綿亘矣烏石油車之間蘊蓄氣脉排闥  
送青而紫芝高挿闔中憑高居重洵稱雄奇久爲浮  
屠盤踞儒墨混用前哲之所以興歎也郡邑建設反  
似偏處一隅不無卑栖之憾焉睇審外勢丹霞石巖  
名第峙于向明文山鶴鳴鳳凰奠于出齊員山新嶺  
揭鴻鎮于坤維周迴森密包羅寥濶堪輿家所謂歲



風聚氣者茲地實有之縱目騁覽萬象俱足獨元首  
孤露城外脫冠冕而蓬首則尊崇之體不具矣邑人  
版築鋤錡有司不戒齒牙峻嶒師訟數興豈無由乎  
若夫遶城郭通潮汐誌言風氣之萃止於南溪也是  
已與郡西北之九龍溪相爲環帶合流朝宗滙派千  
巖迴瀾九曲雲漢昭回於斯可見復約以紗帽水頭  
之鉗鈕扃以圭嶼鎮衛之關鎖天造地設陰陽合德  
清濁有章然比來之詠三星而嘆滄桑抑又何邪間  
嘗思之山水之顯晦各有其時人謀之得失各異其  
應何則地待人人待時而遲速之數則有所操人待

時時待地而靈頑之體又有所變此災祥之所以不  
一而治亂之所以難齊也然尚有說焉莊生云水之  
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風之積也不厚則其  
負大翼也無力今漳之爲郡山高而水不深形大而  
力不厚風俗恐趨于浮靡人心恐流于儂薄學術事  
業恐華而鮮實盛而未永是不可不知所以培之也  
建閣監塔壘丘疊阜培之使高鑿河濬隍垣堤束開  
培之使深猶未也吾夫子不云乎知者樂水仁者樂  
山天地以山水爲性情人心以仁知爲性情仁知形  
上之道體也山水形下之器用也體用一原顯微無



閒非知道者孰能識之使有明體達用之君子出而  
挽世道正人心一歸於淳龐敦厚之風而成慈良樸  
茂之俗則猶是茲山茲水一轉移間體用具舉又何  
有古今靈頑之別哉顧予非其儔也姑述斯說以俟  
後之君子論質焉客曰誠哉是言也世有惑于術家  
謬妄之談泥形體而罔知有通德類情之大理者是  
可起而悟矣

海防記

陳元麟 海澄 孝廉

漳山壤也泊于水濱厥防二一在陸一在海海之防  
分內外防在外者以海為主倭劫之流盜困之又船  
漳州府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六

不通則財用竭米不足民多菜色故憂在外洋防重  
於浦詔防在內者以郡為主以澄為門戶門戶疎則  
內虞勢危蹙而浦詔亦殆故防在內地世平則防外  
世亂則防內防在已亂則亂大民殘防於未亂則亂  
弭民安故已亂之防未亂之監也

勝朝防在外者也始于防倭終于防盜用觀形勝置  
寨于銅山于浯嶼城于鎮海于懸鍾于六鰲于雲霄  
置汛于南灣以扼閩廣○銅山閩海重地也其轄北

自金石接于浯嶼南自梅嶺達於廣為水寨

明初江夏侯設

五水寨此其一舊在井尾灣景泰間乃遷于所之西門灣倭患既安水寨亦廢嘉靖間倭大至巡撫覃倫



巡按李邦珍總兵戚繼光奏復以欽依把總領之

○渚嶼者海中地也控於

漳為澄門戶治嶼亦水寨皆江夏侯建乃海澄同安門戶後遷於廈門而故地遂為賊船巢窟去海澄八十里原築水寨及東西二炮臺今廢

○鎮海者海濱一大都會

也在澄浦之交焉置衛城之其地在浦之二十三都太武山之南洪武二十

一年間周德興城之東西至海西北至郡城陸路二

百六十里西至廣東大埕所陸路三百六十里西南

水路至廣東南灣山○懸鍾者詔安地也去縣三十里汛屬於

鎮海其地屬漳潮交界處守在洋林灣有頭礁地方為出海要地○陸鰲為浦屬

白鳥石至於埭頭可二十里沙岸通焉亦屬於鎮海

其地為船停泊之所○雲霄浦舊治也為內險達於銅山為漳

蔽下疏於百粵舊有城為重鎮地外有八尺門扼海門為賊犯六都雲霄之路本朝順

漳州府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治十七年復建鎮城海逆既

平八尺門復築東西兩砲城○南灣者漳潮接壤也

孤懸海中可二百里潮通于柘林漳通于懸鍾控二

州嘉靖季年許朝光林道乾曾一本吳平等據為巢穴勾寇內訌萬曆四年海防同知羅拱辰乃相地築城三座一在深水灣一在雲蓋寺一在龍眼沙互相聯絡調兵哨守有田三處約五萬畝可以屯耕自後設副總兵守之遂為重鎮又有走馬溪在五都海濱為海口藏風之所凡寇往來必泊於此為南灣之要地又去懸鍾三十里

○凡為險置兵守之曰千戶

有青灣賊船多泊於此

曰副千戶曰百戶指揮領之統于省之指揮使司名

所○鯨鯢時翻波浪沸騰用建叅遊以保羣生嘉靖

五年巡撫王骨題設水陸叅將三十八年巡撫劉燾

題請福建分為南北中三路以漳州為南路叅將併

水陸為一轄銅山浯嶼等處自祥芝以至大城皆為汛地控漳而兼制泉萬曆間復置澎湖南灣遊○



乃設副總兵駐於南澳壓兩省治水師

萬曆四年設轄南澳遊兵

柘林守備二寨中哨二遊福廣二營陸兵

○定為汛地四哨守之曰勝灣

曰娘宮前曰青灣曰雲蓋寺

青灣在南澳外內有大灣可泊西南風船數隻

其地淺狹取水甚艱汛地次衝○勝灣在啣石灣之海口相去里餘有水源一處無論發汛收汛兵船俱割於此可泊東北風船五六隻內通詔安外通大海及前浯礮嶼雲霄等處去娘宮前水程約五十里為汛地次衝○娘宮前可泊東北風船四五隻一望汪洋一望大山山有水源二處倭寇取汲於此上至銅山鰲殼灣約水程三十餘里汛地極衝○雲蓋寺在南澳山之東南可泊西北風船五六隻其地有水源二穴相聯倭寇常汲于此汛地極衝○此外又有彭山與南澳相對三山並列海中又一島向北尖尾四面皆危石暗礁不可久住中有泉海船取汲於此 ○爰有定汛之期有會哨之法○其期以春冬春以清明前十日三月撤冬

漳州府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六

以霜降後十日二月而撤○其船會哨上自勝灣至於娘宮前賚籌簿與銅山水寨會下自青灣及於雲蓋寺賚籌簿與廣東柘林防倭兵會瞭鯨氛勦寇盜○寇外自浙而趨閩入於海必由於銅山防在古雷汛於甘山於菜嶼而以鎮海陸鰲之兵薄之○寇外自廣而趨漳入於海必由於雲蓋寺防於彭山於宮前於走馬聲援於柘林而以銅山懸鍾之兵會之○寇內犯於浦詔必經銅山攄雲霄以截我師之援守在八尺門扼之於外洋而以鎮海懸鍾陸鰲之師救之○寇內犯於月港必巢于外浯嶼守在港口防于



大泥外扼于鎮海而以中左之兵蹙之中左即今所門戶也舊名中左

所浯嶼遷防於此○為蛇若常山首尾相擊勢乃外

寧○明季為內防○海濱既集月港通潮豪民射利

誘寇內訌倭奴饒醜迭跳梁自正德以後月港豪民多造巨船向外洋交易

久之誘寇內訌誼法不能止○乃設安邊之館遂建澄邑為三城曰

縣治曰九都曰港口縣治舊為草坂堡九都港口舊亦民城既設縣乃築腰城而聯

之後又設溪尾銃城以據上流築大泥銃城以障下

流又以大泥地低下乃復築天妃宮銃城又于港口

設中權關一帶沿江而下直至大泥銃城築腰城長

二百七十丈高六尺俱砌以石及海寇入據遂毀溪

尾大泥二城僅存天崇禎間海寇劉三老劉香周四

紀宮及港口中權關老袁八老楊六楊七等二十四

窺於郡分擾於詔安

漳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 完

人稱二十四將○作機兵就中為水哨副以遊兵佐以客實

浙營澄地舊有濠門海門島尾三巡司各轄弓兵邑治既建乃額設機兵分為四哨三哨在陸一哨

在水又有遊兵客兵者浙營兵也遊兵有哨船其間多寡隨時改制不一○建石城於

圭嶼遏海口嶼在海口萬曆間築之募土兵以守其地最要今城毀宜復又有錢嶼木嶼二

城今亦廢○堡兩鎮在鎮門為內水口要地進士陳天定築以固郡城太守施邦曜易以石仍

其名曰陳公城○明社已屋海其朝宗芝龍內附厥子乃逸

唐藩既平漳泉內附鄭芝龍受撫其子鄭成功逸出海外為邊海患幾五十載○據中左泊

金門暨于澎島遂棲于臺灣中左夏門也金門在浯書夜始見山東西十五里南北二十里舊時倭奴往來取水必經於此萬曆壬辰倭患朝鮮乃發兵守之自鄭氏阻險臺灣此地遂為扼要蓋欲往臺灣多於



此處泊舟以待風便○臺灣在海島澎湖外舊係琉球故壤后倭奪而居之又為阿蘭人據之鄭成功既敗于江南乃奪而守之遂為巢○入我澄邑困我郡毀我城郭用作

內禦防三港順治壬辰年澄守將赫文興以城叛海寇遂踞之六月圍郡城大師至解去甲

午我守將劉國軒復以郡城叛乙未克復然沿海皆寇而海防密矣○錦江為二洲三

水分焉為烏礁為古茂二洲間其中為三港○其中港自海門經古茂

夾烏礁達于三叉河乘風破浪直抵郡城○其南港過大泥入

於海澄經于石碼石碼城為十一都去海澄十里到郡四十里康熙元年移鎮門城築

之為海澄內固南港要地○其北港自石美逆流至於玉洲過三

叉河乃俱達于郡城○用置防於石美於玉洲於江

東而戍之石美在龍之廿九都明初有土堡嘉靖間因倭亂復砌以石後被鄭香折毀香成功

漳州府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卒

叔也康熙九年復城之今復毀西至郡六十里東至

廈門三十里迫海門○玉洲為廿八都西距郡四十

五里東距石美十五里去廈門四十五里嘉靖間建

以備倭為民城康熙己未年劉國軒毀之自康熙二

年官兵屯此遂為汛防○江東去城四十里即柳營

江也江有橋兩岸俱築以城為北溪水口為海寇別

徑故置防焉且過北溪順治壬辰海寇入長泰由此直抵溪西○置城于三叉河過

三港汛下游汛福河為內圍三叉河在鎮門外地當三港之衝為海舶入郡

必經之所為最要地康熙元年與石碼全建○下游

原係蘇家民城距郡三十里係龍溪十一都地與三

叉河隔水相望為犄角○福河舊亦○寇從北港入

拒於石美戰於玉洲守于三叉河而以下游之兵犄

之寇逸於江東則分防萬松關以遏陸道萬松關為岐山去城

三十里去江東十里為北行孔道寇渡江東○寇從

陸行必由於此施公邦曜築關設兵防之



南港入則海澄捍之城石碼為內固○若登岸則防

於祖山頭戰於灣腰樹據水頭

祖山頭在石碼城後海澄被圍時官軍救

澄多戰沒於此其地為隘險○灣腰樹在十一都鎮門之右近水頭山為郡城通澄往來之險道海兵圍澄時此地為戰場官軍沒焉○水頭山亦要地為海澄入郡城南路○寇從中港人則

禦在三叉河防在下澣內固為福河扼於文山於鎮

口據鳳山

文山俗呼為觀音山龍之十一都在鎮門外半里許與鳳山對峙隔一溪官軍海寇

常置壘于此今營迹尚存

○其置兵與時多寡相其所在而汛防

之明時為弓兵為機兵為遊兵為水哨兵為土兵為浙兵或統以衛千總或統以欽依把總名色把總

增減隨時國朝沿海各縣防守官兵亦增減不一

請復鎮海衛學公啓

蔡世遠

漳州府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七

竊惟天生材以供一代之用須不遺于論秀之升國

樹人以蓄百年之楨尤莫重於茂才之舉凡以寒窓

所托始宜廣其途而在故府所已行務脩其制粵稽

漳浦人文素甲漳郡舊有鎮海衛學實著閩中理學

經濟之儒指不勝屈文章氣節之士史有成書迨至

辛丑壬寅海氛不靖民多變于滄桑迄乎戊午己未

學宮闕如士遂傷夫茂草梗楠杞梓羣聚九十九峯

之區牝牡驪黃祇限一十五名之數方今

聖天子崇儒重道文明之氣運宏開諸大臣撫土綏

疆海宇之昇平日久家絃戶誦盛于曩時秋實春華



正在此日以浦人入浦學猶嗟額少沈淪以名衛益  
名邦堪歎才多遺落夫一人之室兩人聚而居之雖  
爽塏亦形其湫隘一夫之田八夫分而耨之卽豐穰  
難滿夫籌車今以連城之壁萃於浦城竊恐滄海之  
珠遺于鎮海往者卯辰增額槐花杏苑廣羅登雲貼  
月之英邇者南浙波恩泮水芹宮倍儲薦鶚程鵬之  
選良以盛世自具宏模而欲奏不世之功自必由非  
常之傑恭惟執事兩間正氣一代鴻儒爲國家而儲  
才夙具網羅之願觀人文以成化應弘造就之仁伏  
望俯採輿情諒其九閩萬里入告我

漳州府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三

后卓哉千載一時聿增浦庠加倍之名無煩設官而  
分職大普仁人一言之利遍及海澨與山陬上以佐  
聖主四十餘載得人之功下以伸多士二十數年未  
滿之願是用以手加額行將卽口爲碑

圖將軍祠碑記

范時崇

閩浙總制

閩之漳州府舊有大將軍圖公祠祠舊有碑記迺閩  
士大夫暨父老子弟建立以頌公之功德者公於  
章皇帝定鼎之十二年從 簡親王征閩維時海氛  
尚熾井邑不完羣盜充斥人民流離公爲繕城墮設  
官司庠復糧樹樓櫓神機周密威武奮揚有不順者



選銳師克之馬首所向如風偃草渠魁就殪勅旅來歸公能宣布

聖朝仁恩勞來安集俾閭閻有更生之樂島嶼消反側之心公洵大有造於海疆哉奏凱還都之日相與肖像以祝之勒石以紀之宜也厥後逆藩跳梁公之祠與碑廢於兵燹而閩士大夫暨父老子弟之頌公功德者六十年來翕然無異詞復奉公木主偕李姚二公合祀於漳二公先後官制府亦皆大有造於海疆者也余世受

國恩秉節閩粵每思一瞻公祠申見賢思齊之願今漳州府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九三

聖天子御極之五十三年余入京

陞見奉

命回任視事適漳守魏君來謁詢及公祠知稍傾圮矣亟捐俸金屬爲脩葺工竣具牘請余作記夫覩甘棠者謳思弗輟登峴首者涕泪常新民之不忘猶行古之道也而况斲菀刈枿拓土安邦彪炳旂常照耀竹帛者乎公之功德無俟余言以傳且舊碑雖沒其文具在又烏庸贅爰命重刻之而題於其末云康熙

甲午嘉平月

時志已刻成  
附載于此

漳州府志卷之三十二終

